



09972

致身錄卷全

明史仲彬著

涇縣潘錫恩校

洪武三十一年戊寅

開五月辛卯建文帝即位

冬十一月史仲彬以明經科除

翰林院侍書

公字文質號清遠吳江之黃溪人嘉興縣思賢鄉籍

先是洪武二十四年仲彬應詔執官吏廷見高皇帝條具

若干言當時俱付法司論死高皇帝命主政戶部仲彬恐錢穀

事重頓首固辭更訪治道稱旨賜酒饌於廷及鈔四百錠驛舟

傳歸

許後黃給事中

建文帝即位越五月詔起山林才德士

初薦舉科貢三途並用薦舉又列明經賢良人才三科

有司以名聞適監察御史劉有年

人革除

上儀禮十八篇并叙仲彬明經

儀禮故彬家所藏劉夙與講習至是上之于朝

命藏特詔所在禮請來京十一月十八日廷見試四書疑一道

冊家舊藏四書疑策題註吏部尚書張玄監試奏名特擢第二

欽授翰林院侍書

階侍詔上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十六

一

建文元年春正月遣往衡山南嶽

告卽位也元旦上受朝賀畢謂侍臣曰朕奉天地山川之靈以

登大寶改元伊始將告五嶽神祇其命儒臣以往闕臣擬仲彬

衡山初六日陞辭閣三月報命

夏四月更定官制仲彬諫疏不報

用壽州訓導劉亨

字嘉會亦廬陵人

言乃與方孝孺

寧海人字希直官翰林侍讀參與國

事革除等大加更定仲彬具疏大畧以安靜法祖爲言會金華

樓璉

字士連文皇追草

亦上疏稱引孟莊子之孝上於樓疏批

此與昨史仲彬疏同意此正所謂知其一未知其二者六卿果

可卑於五府耶祭酒果可在太僕下耶假令皇祖而在當必以

更爲是羣臣勿復言

秋七月仲彬廷斥監察御史尹昌隆爲奸黨因薦魏國公徐輝祖

上嘉納之尹字彥謙革除名列奸黨以有是疏得赦徐爲中山王長子建文朝屢建武功革除後庾死

時燕藩已稱兵兩月矣昌隆手疏面奏勸上讓位守藩廷臣愕

然仲彬執笏麾之曰天下太祖之天下非皇上所得私授者一

人逆命遂舉而授之尤而效之又何以焉選將募兵今日急務

臣竊見魏國徐輝祖忠義性植智勇絕人以當一面燕可平也

昌隆狂言惑世請速加誅上曰人臣之義當以仲彬爲正昌隆

素有敢言之氣以嘗諫視朝稍晏其勿爲罪

二年春三月疏均江浙賦役從之書法均賦在二月

時建文帝正值更制仲彬疏曰國家有惟正之供賦役不均非

所以爲治浙江本賦重而蘇松嘉湖又以籍入沈萬三松江史有

爲嘉興蘇州黃旭蘇州紀定湖州準租起稅此以懲一時之頑豈得據爲定

則乞悉減免以蘇民困竊照各處起科畝不過斗卽使江南地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五

饒亦何得倍之奈有重至石餘者臣往年面奏先帝賦歛太重

蒙旨加勞特以臣本蘇人而史有爲又臣之族屬也恐坐以私

未敢盡言幸逢皇上明聖事每從寬敢竭愚忠伏聽採擇疏上

詔可蘇松準各處起科蘇松人仍官戶部

夏五月收仲彬爲徐王府賓輔仍兼原官直文淵閣徐王帝第三弟革除降封

輒惠四年死西邸日抄西葉戶科神嘗言徐王有陵署其衙爲奉

祀正七品又一人太常司丞正七品奉祀馬氏陵戶八十戶俱給又

有秀才十八人而不讀書但管祭祀執事而已徐王墓去

城百里葉是時孝宗初卽位差往代祀城想泗州城也

時三王謂衡王吳王及徐王未遣之國長史以下諸員直宿內閣叅議事

宜多見親幸故壬午革除削籍殆盡焉

三年春正月副工部尙書嚴震直督餉山東閏三月仲彬驛歸報

命嚴字子敏烏程人以稅戶起家仕洪武革除戍廣道遇建文帝吞金死轉餉已專責嚴震直矣副之者曰敵情虛實并將士強弱密偵

以報聞三月十八日還朝見上於文華殿奏夾河之役非戰之

罪也盛庸以夾河功封歷城侯革除削封智深勇沉當今將畧還爲第一至莊

得西京都張能稱皂旗張以都指揮使充偏將楚智都指揮破

平元百斬將擐旗力戰以死宜急加卹典以爲風勵燕王用兵

變化不測用強恃壯親掠我陣幸庸結陣甚堅屹不可動復以

單騎逼營鳴角穿營而去蓋恃毋殺叔父之命也先是建文帝嘗喻諸將云

軍中多調皇上失之太仁帝曰奈何已有是命不可返也默然

者久之更奏幾密事十二條不帝叱左右復戒曰勿洩因誦君

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之句叩首而出

冬十一月仲彬以省親還鄉隨賜敕命

自轉餉歸請告凡四不許至是得請適皇少子以十三日生查

京官歷三年滿者得一百五十二人帝親撰制詞彬以前二日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六

三

滿考皇帝敕曰國家建官文武殊局中外分曹等最辨職難兼

也爾徐王府賓輔兼翰林院侍書史仲彬用明經起家矢盡忠

報國或校書或轉餉或密疏或面陳文材兼武畧俱隆輔藩與

襄帝並茂朕資啟沃實用宏多階爾承德郎妻沈氏爲安人追

厥所自父母有教育之恩忠孝本一致之理爾父居仁字由義號東軒

從爾階爾母黃氏從妻階給假歸家以申寵錫父母深恩今已

展矣國家多事爾毋忘焉特敕十八日奉旨發中書科謄寫與

他二十一日辭朝限三月以裏來京

四年三月仲彬入京陛見口授翰林院侍讀學士仍兼原官

時北兵日迫詔勤王者分道四出遂依限單騎入京戒其子諱

字原弼諱曰而父官秩雖卑被朝廷恩寵見幾引避非所願也萬

一有難爾守先帝孝弟力田之論詳數奏紀事以成家保身毋爲我

慮

夏六月庚申廷議避難仲彬請從方孝孺堅守之策

燕兵渡江李景隆往許割地不許還報上愕然無措羣臣慟哭

茹瑺兵部尚書仕永樂封忠誠伯等請幸湖湘王章等韋疑璋諡文忠拔書法靖難兵初起追贈

恐非禱禱學士此請幸江浙方孝孺謂當堅守京城以待四方之援衆

議譁然不決彬獨以方言爲是樸璉亦言效死勿去爲正上微

首肯羣議乃定

燕兵薄金川門監察御史魏冕及仲彬請誅徐增壽上從之魏永豐人

革除日自殺夷族徐亦中山王子初保燕王無他承樂初封定國

先是燕兵將薄城下左都督徐增壽謀降魏冕廷殿之至是在

左順門語同列曰皇上必面縛出降乃可魏冕與仲彬亟請加

誅帝怒甚下殿手刃之復請誅李景隆手詔召來使未至金川

乾坤正氣集卷二百十六 四

而門已獻矣靖難錄言李景隆開金川門迎降

大內火起帝從鬼門遁去從者二十二人鬼門在太平門之西

時六月十三日未時也帝知金川失守長吁東西走欲自殺翰

林院編修程濟後曰不如出亡少監王鉞跪進曰昔高帝升遐時

曾有篋遺曰臨大難當發謹收藏奉先殿之左羣臣齊言急出

之俄而昇一紅篋至四圍俱固以鐵二鎖亦灌鐵帝見而大慟

急命舉火焚內程濟碎篋得度牒三張一名應文一名應賢一

名應能袈裟帽鞋剃刀俱備白金十錠朱書篋內應文從鬼門

而出餘從水關御溝而行薄暮會于神樂觀之西房帝曰數也

程濟即爲上祝髮吳王教授楊應能亦願祝髮隨亡監察御史

葉希賢毅然曰臣名賢應賢無疑亦祝髮各易衣佩牒在殿凡

五六十人痛哭仆地俱矢隨亡帝曰多人不能無生得失有等

任事著名勢必究詰有等妻兒在任心必挂牽宜各從便御史

曾鳳韶廬陵人曰頃卽以死報陛下帝麾諸臣大慟引去若干

人九人從帝至鬼門牛景先詳後以鐵棒啟之若不用力而卽瓦

解者出鬼門而一舟艤岸以待十人乘舟舟人頓首帝問曰汝

何人何爲至此對曰臣乃神樂觀道士卽前皇上賜名王昇昨

夢太祖高皇帝緋衣南嚮御奉天門令兩校尉縛臣詰曰汝提

點秩六品爲何臣頓首謝不知日明日午時可於後湖艤大舟

至鬼門外伺候汝周旋勿洩後福未期不然難逃陰殛臣是以

知陛下之來也今晚憇息觀中徐議行止舟止太平堤畔王起

凜前間步至觀已薄暮矣俄而楊應能葉希賢等十三人至共

二十二人舊本有張顯宗無梁中節按張江西人洪武中狀元官祭酒兵部侍郎廖平向逸名

襄陽人刑部侍郎金焦向逸名貴池人翰林編修趙天泰向逸名三

草坤正氣集 卷二百六

原人浙江按察使王良彙編良官編修按察使名王良自焚死祥符人四川參政

蔡運有作知州南康人刑部郎中梁田玉書法作失定海人監

察御史葉希賢書法作松楊人程濟績溪人書法濟朝邑人官編修遼府紀善程

通績溪人又述濟嘗曰願爲智士則從亡爲濟無疑地或悞耳中書舍人梁良玉梁中節書法列失

爵遜俱定海人宋和臨川人郭節連州人刑部司務馮淮向逸名

黃巖人所鎮撫牛光先書法列失爵沅人王資楊應能劉神向逸名

名俱杞縣人翰林院待詔鄭洽浦江人欽天監正王之臣

向逸名襄陽人太監周恕向逸名何洲書法作海州人侍讀學士史

仲彬向逸名吳江人上曰今後但師弟稱呼不拘禮數諸臣泣諾

廖平曰諸人願隨固也但隨行不必多更不可多就中無家室

累并有膂力足捍衛者多不過六人餘俱遙爲應援爲便師曰

良是於是環坐于地享道士夜餐酌定左右不離者三人比正

楊應能葉希賢道人程濟往來道路給運衣食者七人馮淮時稱塞馬先生時稱馮翁時稱馬公時稱馬二子郭節時稱雪菴時稱雪和尚宋和時稱雲門僧時稱稽山主人時稱槎主趙天泰造衣葛稱衣葛翁時稱天肖子王之臣家世補鍋欲以此作生計號老補鍋牛景先稱東湖樵時稱東湖主人師曰吾今往滇南依西平侯黔寧王沐英子彬曰大家勢盛耳目衆多况新主諒不釋然能無見告不若往來名勝東南西北皆吾家也弟子中有家給而足備一夕者駐錫於茲有何不可師曰良是於是更舉七家廖平王良鄭洽郭節王資史仲彬梁良玉師曰此可暫不可久况郊壇所在明旦必行將何所之衆擬浦江而鄭亦曰族俱忠孝可居也夜分師病足骨度不能行微明牛景先與仲彬步至中河橋畔通濟門外有中橋河字疑誤謀所以載者有一艇來聞聲爲

菀坤正氣集

卷二百一十六

六

吾鄉人急叩之則彬家所遣以偵彬凶吉者也與牛大快亟迎師且至彬家諸人聞之且喜且悲同載八人爲程爲葉爲楊爲牛爲馮爲宋餘俱散走期以月終更暗取道溧陽依□松隱□□所不納八日始至吳江之黃溪奉師居所居之西偏曰清遠軒軒帖也背園一帶九間製度精古冊猶見板壁多題句班駁不可讀創自先朝毀于萬曆甲辰之十月衆出拜師亦大適明旦改題水月觀師親筆篆文扁額尚存閱三日諸弟子至彬家相聚五日師命歸省師時有製作旋作旋毀止存二詩一詞附錄過吳江詩二首玉蟾飛入水晶宮萬頃琉璃破曉風詩就雲歸不知處斷山零落有無中。畫鷁高飛紅水漲老漁急唱夕陽斜秋來客子動歸興船到吳江卽是家詞一首三過吳江又添得一亭清絕剛占斷水光多處巧依林樾漠漠雲煙春晝雨寥寥天地秋宵月更冰壺玉鑑暑宜風寒宜雪臞菴右山依缺垂虹左波濤

截正三高堂畔舊規今別何但漁翁垂釣好謾將柳子新吟揭
信登臨佳典屬彭宣能揮發

八月十五日新皇帝追仲彬敕命師逸去

新皇帝卽位之九日徧籍在任諸臣遷去者四百六十三人卽
日削籍戒毋齒及八月著禮部行文書各州縣追繳革除誥敕
至是蘇州府差吳江邑丞鞏到彬家追奪且日建文帝聞在君
家彬曰未也微哂而去明且師同兩比立一道人入雲南餘俱
星散期以來年三月集于襄陽廖平家

癸未春正月仲彬往襄陽謁師

正月二十爲襄陽之行三月初三日至廖平家牛景先已先在
矣闕六日馮淮自雲南來四人相對大慟馮告以師向留雲南
永嘉寺亦甚安妥明年來遊天台今年無煩往來復居停旬日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十六

七

諸弟子俱會惟梁良玉已物故矣月終東歸

甲申秋八月大師同楊程葉三人來家

先是七月牛景先來言師將至矣至是八月初九日天將暝一

師突至忠孝堂

堂爲前廳後更名綠水堂今存

彬及家人出拜畢欸至重慶堂

堂爲正廳後更名

寶章宏治中火毀已舉燈矣而楊程葉亦至舉酒半酣師曰我

明晨當卽去仲彬惶悚曰弟子掃門而俟久矣卽有不肅師當

見原本意欲畱師幾月奈何明晨之云乎師泣曰彼方覓我而

圖我昨於四安道中見冠蓋來者瞪目而視此臣我曾目善之

彼必有以奏也東南逋臣屈指先汝我去政爲汝計相對而慟

久之且曰此近宮闈不便仲彬曰亦不妨視師衣履做甚固畱

三日命家人制師服用綿紬大小計十六件楊程葉俱用綿

布大小計三十有六件白金十兩爲資十三日清晨彬隨師爲

兩浙之行杭州計遊廿三日天台雁宕計遊二十九日會馬二子稽山主人金焦亦來於石梁間且云諸友俱約於此一會然終不一見時天氣已寒師欲返雲南固却諸人而去

丁亥春三月仲彬同何洲往雲南謁師

正月中遣僮往海州請何洲同到雲南三月終纔到畱五日彬攜一僮三人皆道士飾行二月得至連州訪郭節遠故翰林檢討程亨在焉相持痛哭徐曰師近來在重慶府之大竹善慶里有杜景賢本地隱士築室與居吾四人同進候之畱二日遂行至所

爲善慶里師不在杜亦不在

時朝廷偵師密而嚴有胡濙西村

太宗朝濙受密詔鄭和威陽家乘載和爲威陽王裔夷數往來

遍行天下諡忠安種也承樂中受詔行遊西洋雲貴間彬等夜則同宿日則分行相與行乞於市者旬有六日

一日彬于市舍傍暫息道人程濟熟而視之曰汝在耶彬起鼓

崑坤正氣集

卷二百六

八

掌曰是急叩師程曰已結菴白龍山深處矣去此不遙兩人泪下如雨不敢出一聲比晚同諸人步往程爲導時七月十八日也月色皎然上下山坂逶迤曲折約行十八九里而菴在焉天已微曙矣扣扉而出者爲楊應能旋拜師前師顏色憔悴形容枯槁蓋夏日患痢因有戒嚴不能時時出山供膳狼狽至此對而慟隨問曰汝等帶得方物爲我嘗否各爲獻彬獨有僮而所獻豐况當年職居禁近知師所嗜好若金華火肉淡菜金山魚鱠筍鰲鵝豆肉鬆六味見之大喜卽命熟火肉啟牀頭尊酒啖之曰不嘗此三年矣謂於彬家嘗後無之也翼日師率遊山中自近而遠日以爲常甫一月郭與程以事請行彬亦以請師曰汝遠來固當久畱因問汝子指繫年幾何曰十六歲矣能辦事否曰尙在書堂曰欲爲官乎曰必不敢相與歛歛久之自後屢

請屢畱竟延至明春三月行之日師痛哭失聲囑曰今後勿再
來道路阻修一難關津盤詰二難况我安居不必慮也彬等叩
首領命而行

庚子秋八月仲彬往雲南謁師

自南遊後嘗有以奸黨告者雖獲宥於上官心嘗惴懼十餘年
來無日無滇南之思終不得往且臨行師囑恐彼此俱戾至是
革除之禁稍稍寬矣厥中秋攜一价以往始至南康蔡運家既
至襄陽廖平王之臣家復至連州郭節家俱已物故矣遂至雲
南循白龍山菴故道了不見所爲菴者山旁有一民居詢其老
婦則曰向來上司官來已毀矣問僧徒則曰不知所之暗中流
泪曰彬不遠萬里來得一面師死且瞑目否則得一音耗歸家
亦安凡值寺院靡不拜禱循遊數郡幾兩月餘一日在鶴慶忽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六

九

一比工指曰汝尋師耶彬愕然比工曰固忘我耶彬曰汝師何
名曰文大師是也亟問何所曰在隨之去三日得至師所師兀
坐一室見之大喜菴在平陽前後深林密樹不下數里爲浪穹
縣名屬大理府所轄地先時葉與楊所募建者甫落成而兩人已故菴
之東卽埋之於是師命舉所餽獻奠之呼僮沽酒是夕盡歡前
此戚容愁氣此殆消融矣惟言及楊葉則嗟歎久之流連彌月

遁歸

甲辰秋七月洪熙改元八月仲彬往雲南謁師

八月十三日自家起行九月二十二日入湖廣界投宿旅店主
人曰內有兩道可與俱彬入見一道斲斲牀上睨之師也伺其
覺師喜曰來此何爲曰來訪師彬曰師欲何往曰訪汝等言及
榆木川文皇晏駕之地皆色喜彬問道路狀答曰近來健飯精爽倍常

明日卽偕下江南以從陸路十一月始得抵家至之日具酒餚

於重慶堂師位上程濟東列彬西列有從叔祖名宏者嘉興縣

史家村去黃家溪三里宏字大人也直入至堂上彬不得已亦

與坐問師何來彬未及答卽起趨出招彬曰此建文皇帝也彬

曰非也宏曰我曾於東宮見之當我家籍沒時非是我無死所

矣活命恩主也彬不得已以實告宏卽稽首堂下涕泣問向來

狀師曰虜幾個隨亡的人給我衣給我食周旋夷險之間二十

年來戰戰兢兢復大慟慟已徐曰今想可老終矣宏曰師今欲

何之曰欲遊天台諸勝宏曰吾當具一日之積隨行居數日師

行戒彬曰有叔在爾勿往也宏從之去明年三月復來偃往祥

符貴池彬送之江上偶有洪熙升遐之間師顧曰吾心放下矣

今後兩可往來想關津不若昔之有意我也且喜且悲止程濟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六

從仲彬等觀渡而返

十

此先君事主之顛末也先君性忠孝一飯不敢忘君從亡一節

爲仇家訟凡一十有七竟以此死先君終不爲悔死之前三日

不肖往獄中先君曰我死矣卽不望若遠行倘來時得謹事衣

食周給我瞑目也致身錄十八條存之以志一生之概戒子孫

毋輕視人雖今皇帝寬仁長厚此節事自不可知慮有赤族之

禍子孫言及此者以不孝論時宣德二年丁未三月初七日也

闕三日竟死明年不肖訟寃於按臺寘仇於死但先君所不忘

於師者自後絕無音耗至九年甲寅四月兒婦爲宣義公諱號桂軒婦凌氏

患產凡四日家人惶惑無措適老僕密言前道人在外晨急迎

之入方稽首於地而耳間微聞已產男矣師悲先君之亡旋喜

產男之慶命名曰文隨轉語曰我文也而不終將無疑耶適一

宋史在案更命曰鑑

字明古號西村天順初聘賢良不就成化中三原王恕巡撫江南荐起陝西布政力行著江左有文集吳江縣志等書行世

師精於祿命詳鑑子

平曰是兒當貴晟曰不求貴識字成家足矣師曰卽不貴當以

文名世畱五日晟具衣十件并行糧爲會稽之遊程濟從迄今

十又一年不知所之時正統戊午

自甲寅又十五年應乙丑五月望不肖男

晟謹識

冊髻時善記憶王父蕪川公屬以輯譜時授先世事行知九世祖清遠公當革朝著奇節所自述則裂疏書意中後稍粘出戒不以示人語未竟而王父下世矣詢之宗老鮮有知者譜成而不詳冊之注念未有已也尋得墓表於吳文定集則喜尋得行狀於西村公稿則喜尋得詩若讚于諸錄中則喜尋得敷奏紀事於孫參知家則又喜最後得所述于宗塾敗帙中剝蝕至不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十六

七

堪讀且悶且喜二十年來搜剔無贖詞無餘力矣而公之大節

未有著也歲已未攜兒宗節就正澹園焦師進冊榻前以致身

錄示受而讀之則向之疑而未敢據缺而不及詳者悉爲豁然

遂請敘言師卽刺尾爲詳得失始末付梓未竟焦師亦下世矣

夫師不發篋是錄不出冊不謁師是錄亦不彰豈忠孝大致闕

世宙綱常况建文君無故失國從亡諸臣尤無爲而爲當時祕

跡奕世埋名造物有意而冊與師造湊其逢耶冊不肖無能表

章情更有不自己者因憶見聞爲句釋以公遺筆并名碩贈述

附見焉兆麟弟實同冊志不煩校讐以重付梓人冊非敢誣敢

僭也如是事如言而已至如請祠請諡請卹錄子孫如諱死

事例則更望于亢宗者時泰昌改元冬季望日九世孫冊謹識

致身錄卷全

涇縣潘錫恩校

于忠肅公集卷一

明于謙著

涇縣潘錫恩校

安民疏

太子太保兼戶部尙書金濂題切照京畿天下之本稼穡衣食之源稼穡足則生民有所依京畿安則天下有所仰且如畿內八府人民舊歲賊入寇近者被略遠者驚散聖慮屢加安撫懷鄉復業者固有而疑懼流竄者尙多卽今春和農事在邇各有民人棄產業而弗居拋田土而不作逋逃不已州縣空虛蓋緣保定一帶軍威不振而民無保障之所致也查得在京并在外操備官軍四十萬六千九百二十八員名月支月糧二十九萬四千八百五十餘石騎操并上直馬七萬八千六十四匹月料豆九萬三千六百七十八石雖以操練爲名未見禦侮之實况兵以衛民生而民以供兵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十七

一

食今軍馬之費旣取給於民民被其害而兵不能保障者是民徒給于兵而兵不衛乎民也民心之失實由如此及照保定定州河間南北之要衝也真定人民安業者多而募操者衆獨保定地方又被差調官軍經過騷擾臣職專民務豈敢緘默如蒙採納乞勅在廷大臣從長計議合無將在京馬步官軍保定量調一萬員名定州河間各調八千員名選任良將統領前去三處操備嚴明號令振揚威武務在上以接應京師下以安定民志有警則相機用事以衛民生無事則秣馬礪兵以壯國勢庶使人民觀感復業南畝而耕作不失其時轉輸得人國用恆足而京畿得以永固矣具題奉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參照金濂所奏誠欲裕國用以寬民力防外患以固內備所言有理緣二處操練一節查得保定現有都指揮趙瑄等率領在京官軍二千員名同大寧都

可保定左等五衛官軍舍餘及保定府所屬民壯人等在彼操守
定州現有署都指揮吳玉率領神武右等衛官軍舍餘及撥在京
官軍七百員名同定州民壯人等在彼操守河間現有署都指揮
董宸率領潘陽中屯等三衛官軍舍餘及河間所屬民壯人等在
彼操守及照在京各衛營官軍俱係存留防護京師緊要預備併
力殺賊况乎不時差撥運送軍器根草等項及調各處關口守備
卽今又蒙欽命總兵官武清侯石亨都指揮楊信等統領大軍分
投出口巡邊而宣府等處近日奏報賊寇聲息絡繹不絕京城守
備尤不可緩所據在京見操官軍合無照依金濂所奏添調保定
定州河間三處操備惟復止令保定定州河間鎮守都指揮趙瑄
等及僉都御史祝暹等提督見有官軍民壯人等如法操練固守
城池撫安人民防禦奸宄不許因循苟且怠忽誤事候聲息稍寧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一十七 二

另行整理等因具題景泰元年二月初三日奉聖旨且著真定保
定河間見有官軍民壯操練固守待聲息稍寧整理欽此

教習功臣子孫疏

刑部右侍郎江淵題伏惟國家隆古崇德報功之典凡勳臣之家
前代旣加褒錫後世子孫得以承襲爵祿或遇蒙任使管理軍務
然彼皆出自膏粱素享富貴惟務安佚不習勞苦賢智者少荒怠
者多當有事之際輒欲委以機務莫不張皇失措一籌莫展不但
有負朝廷恩遇之隆抑且恐悞天下要切之事詳其所自皆由平
日養成驕惰不學無術之所致也如蒙准言乞將近年襲替過公
侯伯等官及未襲替其餘子弟各家除與學職正大教官一員專
教其習讀經典武經等書講明君臣父子綱常之道仍令隨各營
總兵日逐操練觀用兵進退奇正之法如此實爲有資于朝廷任

用且使各官皆得展効才力不致坐享厚祿始終保全與國咸休矣具題奉聖旨兵部看了來說欽此欽遵抄出到部參照右侍郎江淵奏稱要將近年襲替過公侯伯等官及未襲其餘子弟各家除與教官一員專教習讀經典武經等書仍令隨各營總兵官日逐操練一節切詳將臣之任不博于古典無以達事理之宜不練于平時無以應倉卒之變比因國家承平日久將臣子弟往往溺于流俗牽于世好以致卓異者少庸碌者多茲當多事之秋正宜簡將之日所據公侯駙馬伯之家雖間有奏討學錄訓導等項在家教書然其中亦有不會奏討者合無行移五軍都督府轉行各該公侯駙馬伯查勘各家若無教官訓誨子弟者令其徑自具奏吏部查照明白即便簡拔學識正大相應之人奏請除與專一教習經書開導禮義使知尊卑之分及公侯駙馬伯持身處事之道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十七

三

并隨住弟男子姪若有年力精壯堪以操習者俱開報本部日逐赴營隨同總兵官演練武藝不許晏安怠惰因循度日以負朝廷之恩以隳祖宗之業如此庶禮義之道明而將不乏人騎射之藝熟而用不誤事緣奉欽依兵部看了來說事理具題景泰元年二月十九日奉聖旨是欽此

罷役疏

近該內官監太監陳謹題稱本監差內使管領打捕戶于真定河間等處打捕野味魚戶于直沽海口等處打魚合用口糧腳力扛抬軍士人夫該衙門照例差撥應用等因該工部欽奉聖旨是著本監魚捕戶自打有時起送遞運所船隻車輛遞送前來不許勞動攪擾軍民犯的不饒欽此欽遵行移應付臣有以見皇上愛養人力而不欲勞擾軍民之盛心矣但真定河間并直沽等處遭

寇賊擾攘之餘正人心未定之際而所在軍民流移公私匱乏屢蒙恩例寬恤一時未能蘇息加以天旱不雨五穀未種頭畜牲口損失殆盡而軍衛有司遞軍所選集軍餘民壯備守城池地方或借車輛船隻運送軍器物件差役繁重非止一端况卽目當春夏長養之時正物類生育之際所宜對時育物以廣好生之仁兼且天氣日漸炎熱醜造亦非所宜萬一採取前來失時恐難食用伏望恩乞將前項事務暫且停緩待秋成以後斟酌整理如此則人物各得其所而恩澤益以周流公私兩得其安而事體永爲利便臣叨受國恩備員輔導苟有所見不敢不言具題景泰元年三月二十日奉聖旨卿言的是罷不必去欽此

議和不便疏

據鎮守大同參將許貴奏要與賊請和暫示休兵俟人馬強壯密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十七

四

定討伐之計臣以賊首也先自逞梟獍之雄烏合之衆旣侵犯邊境而拘留上皇復入寇京畿而震驚陵廟其爲讐悞庸可勝言且以和議一事論之當去年秋冬之間正賊勢方張之際朝廷亦嘗遣齋金繒往使邊庭賄賂纔入于穹廬賊騎已至于關口朝廷灼見賊情譎詐和不足恃以故絕使不通往還惟勅邊將大修武備以勵人心固守城池相機戰守今許貴又奏講和之說臣等切惟今日之事理與勢皆不可和何者中國與寇有不共戴天之仇和則背君父而忘大義此理有所不可也又賊貪而多詐萬一和議旣行而彼有無厭之求非分之望從之則不可違之則速變此勢有所不可也苟以爲賊強難制姑從和以緩其兵臣請質之前代宋眞宗澶淵之役契丹之衆累被我兵摧阻旣盟之後朝廷尙歲輸銀絹及季世徽欽北狩中國名將如張韓劉岳之徒屢奏膚功

及奸臣秦檜一主和議朝廷既割境土以與之又輸歲幣以賄之甚至降黜尊號含垢忍恥屈已從和卒至人心解體國勢陵替無救成敗而後已援古證今和議之不足恃也明矣爲今之計莫如選將練兵養威蓄銳賊若來侵則相機而勦殺賊若遠遁不貪利以窮追萬一彼有大舉入寇之謀則我兵操習有素加以將帥思奮臣等當盡死効力以圖勦滅以雪國恥其或皇天厭亂黜賊自知數寇不利遣使入貢則量與賞賜遣回亦不拒絕而已若欲朝廷先遣使臣往彼通好則示彼以弱而啟其輕侮之心萬萬不可此則方今之要務而臣等之愚見止于如此也及照許貴叨居重任保障邊方不能銳意滅賊却乃倡爲和議畏縮之跡旣明忠義之心何在合將本官明正典刑以謝天下以戒將來緣係陳言事理又係備邊將官合無姑記其罪差人馳驛賫文切責許貴令其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十七

五

整飭邊務操練軍馬作興士氣固守地方必期滅賊以贖前罪如仍退縮誤事治以重罪仍通差人賫文前去遼西宣府大同陝西等邊及永平山海居庸白羊紫荆倒馬等關口總兵鎮守等項內外官軍令其整飭人馬固守地方如遇賊寇來攻務要相機行事毋得聽信哄誘因而失誤機務仍通行在京五軍三千神機等營總督總兵等官嚴加訓練官軍諭以忠義大節使之感激思奮以圖成功不許苟且因循致誤大計緣奉欽依兵部知道事理具題景泰元年四月十九日奉聖旨是欽此

邊務疏

各官奏稱比先下番使臣馬清馬雲會許賊首也先討笙簫細樂會唱婦女及以後使臣到彼和番又許也先與中國和親一節除以後使臣別無開到年分職名無憑參擬外臣等切見比年以來

因脫脫不花王并太師也先等年例遣人朝貢朝廷厚加禮遇遣使報聘以示恩信篤和好也豈期差去使臣止知貪利以肥家不思屈節而辱國于賊情之虛實略不以聞禮義之大節全不暇顧及回還復命又復架捏虛詞誇大張皇肆爲欺罔甚至透漏消息而陰結賊人妄報根腳而希求陞賞以致也先放肆有輕中國之心邊境不寧釀成今日之禍今照馬清馬雲前項辱命緣由雖係擒獲賊首把速台所說未可憑信然此事中外臣民知之已久事不妄傳必有所自若不明白處治無以痛快衆心合將馬清馬雲拿送法司嚴加勘問明白奏請定奪處治庶使典法昭明臣民稱快其言賊首先說若中國差人講和送太上皇回來等因顯係逆賊益逞奸詐之謀故爲誣妄之說誘我邊將弛我邊備假以講和爲名意在乘虛深入合無差人馳驛賫文與大同總兵官定襄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七

六

伯郭登等同守備雁門偏頭等關都督同知等官杜忠等嚴加訓練官軍用心守禦城池倘遇賊侵犯務要効死盡力隨宜守戰不許聽信哄誘失誤事機仍令郭登等差人密切跟守原差奏事人王鎖兒得見下落通行具奏及照差來夜不收齊二勇敢餘丁邵斌不避艱險奏報聲息勞苦可憐合無俱量陞一級以勵將來景泰元年五月十一日奉旨是欽此

預定安邊疏

照得宣府大同地方遭賊侵擾去來不常或攻圍城池或剽掠人畜或以輕騎襲我輜重或以人少誘我官軍聲東擊西出此入彼邊民不得耕種土馬不得休息臣切料此賊必欲騷擾大同宣府使之公私匱乏不能固守此其奸計不淺有必來侵犯京師之意今朝廷所倚重者石亨楊洪柳溥孫鏜衛穎范廣張軌數臣其次

則張義雷通諸人今賊勢猖獗邊務方殷京師軍馬雖操練頗有次第然萬人之命懸于一將將有必戰之心則士有効死之力苟計不先定心不齊一彼此異見而將無必戰之心上下隔絕而士無効死之力緩急之間恐誤大計伏望皇上聖明乞勅石亨楊洪柳溥孫鏜衛穎范廣張軌張義雷通等各陳已見以爲今日賊勢如此之猖獗邊務如此之弗寧當何處置可得安妥萬一侵犯京師或近畿甸州縣及山西等處地方當何設法禦敵戰守或除戰守之外別有何策可以安邊保民不須會同計議文飾虛詞務在各出己長直言無隱令石亨等各另具題封進皇上聖斷采擇其可行者請勅各官遵守施行若是果有窒碍亦聽各官陳奏必期上爲朝廷分憂下爲邊境除患不許面爲承順退有後言敵至互爲異同以悞國家大事况耕當問農織當問婢今日之事若不責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七

七

成于石亨楊洪諸人而欲以臣等書生之見以爲議論則是徒爲紛紛而未能濟事也臣材木庸劣叨掌兵機切見方今邊務誠爲危急計慮預防間不容髮萬一事無豫定倉卒生變臣雖萬死不足以贖謹陳愚見伏候聖裁具題景泰元年五月十四日奉聖旨說的是宣府大同乃京師之藩籬賊情猖獗各處剽掠使戍士馬疲困若不預爲處置愈生邊患便著他等各思長計如何安妥開寫來看欽此欽遵抄出到部參照武清侯石亨奏稱彼處糧草不敷已將原領馬步官軍挑選一萬五千餘員名令都指揮田貴等率領回還保定易州有糧草去處操守收放遇有賊寇侵犯會合夾攻一節切詳足食者足兵之道治內者攘外之本今旣本處糧草供給不前而京師亦當增兵操守合無將前項退回官軍不必在于保定等處屯駐令該府差人沿途催趕田貴等就令率領赴

京操練隄備不許在途延緩及照大同地方係西北重地合當嚴謹守備今本處所積糧儲有限日逐支用無窮又兼馬草全無措辦而賊情譎詐倘聞知石亨等率領大軍在于大同城內往徇分遣賊衆剽掠牽制我軍使其內外隔絕應援不繼意在乘虛寇襲趁此青草未發之時賊人馬匹瘦弱之際若不設法處置非惟師行日久而財用匱乏抑且京師有警而缺人調用合無請勅石亨令會同彼處總兵鎮守等項內外官員定襄怕郭登左都御史沈固僉都御史任寧太監陳公等從長計議如果彼處邊備整理已有次第見在糧草委實不敷其石亨所帶官軍應否回京就便會本差人馳奏將石亨取回其所帶官軍內挑選精壯者一二千或三五千俱與遊擊將軍都指揮石彪兼同原帶官軍五千員名仍在大同協同郭登等巡哨相機行事候邊境寧謐另行具奏取回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十七

八

其餘官軍一同石亨回還不許猶豫不決致貽方來之患其言要將山西民壯暫畱代州操練一節委酌內外兩得其便亦合准擬將山西府縣所選大同民壯合發代州聽守把雁門關副都御史朱鑑都指揮翁信等調度操練遇警調用仍加意撫恤不許親管官員人等生事虐害因而逃竄緣奉欽依兵部看計議停當來說事理具題景泰元年五月十五日奉聖旨是欽此

備邊保民疏

戶科抄出都察院司務陳典庸題近蒙兵部題准以臣所言防邊禦寇恢復事件俱各有理令赴大理寺卿孔文英都督同知顧興祖處計議備邊方略臣自到關以來所見賊過去處草房焚燒人跡蕭疎十室九空逃亡未復追惟往事實是寒心但以識淺才疎言輕行寡不足以救目前之急然以大勢觀之今易州蔚州渾源

昌平等處近邊百姓自去歲被掠人口搶去頭匹至今警急雖有城郭山寨聊且安身而口外屢報警息未得安居卽今五月將終天氣亢旱種子少布何敢望收恐至失所朝廷難盡賑濟又且各口軍士微弱不堪倚重衣甲器仗尙有未全倘賊乘虛深入雖不敢輕犯邊關未必不侵擾邊民近聞大同等處城門日閉樵牧斷絕四境之外俱爲賊衝人民乏食何以全生况掠去中原婦女更多遂成生育不過數年賊衆數千倍矣其無涯之釁可不爲之遠慮乎爲今之計貴在宣揚威武慎守封疆以固國本合無於宣府大同等處廣儲糧草以備防秋仍勅總兵官各率大軍于極邊去處屯駐邏勦此誠切于事體非惟應援京師其實保障中原使賊遠遁而不敢再肆侵掠此亦兵家計畫之一端也至于復仇姑待事集然後別舉但恐變詐多端遲留竊發果于深入不待秋高馬

乾坤正氣集

卷二十七

九

肥則必藉此二軍部曲堅重迭相犄角一則畏我躡其後二則畏我搗其巢使賊計窮力疲不能偷踰宣府大同之險而來設使二處無備賊必內驅不獨邊民被其殘擾抑且中原爲其驚恐臣愚不足以計邊務伏乞聖斷於短中取長而行之緣係邊備保民重務不敢緘默具題該通政使司官奏奉聖旨說的理當備邊禦寇國之重事宣府大同切近京師賊恃輕騎在彼剽掠朕慮邊患如此便著戶部兵部計議糧草如何措辦軍馬如何戰守只在今秋事有成效邊境寧息務要區畫停當上緊來說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除糧草戶部另行外參看陳典庸奏稱要令總兵官各率大軍于極邊去處屯駐邏勦一節臣等切詳防邊禦寇之策固在于增兵然必食足而後可以戰守也今照宣府大同係西北重鎮合當遣將增兵協濟守備但彼處各城所積糧儲不繼聲息警急欽命

鎮朔大將軍總兵官武清侯石亨等住大同整飭邊備命遊擊將軍都指揮同知楊能總兵官都督同知范廣等住宣府巡視懷來一帶爲因糧草不足以給軍馬難以駐劄以此將范廣石亨等取回存畱楊能在彼巡哨及遊擊將軍都指揮僉事石彪又將所帶官軍內威遠衛畱一千馬邑所畱六百山陰所畱五百員名今盛暑方隆之際石亨等初回之時軍馬之勞困未甦道路之供餉未備若再選將調軍前去宣府大同屯駐非惟二處糧儲愈爲耗盡抑且虛勞土馬迄無成功及查宣府大同在城官軍亦設守備而京城守禦爲重軍馬未可輕動合無行移該府差人馳驛賚文與朱謙郭登等令其整飭人馬固守地方遇有賊寇來攻務要相機守戰若是賊人深入亦要計度邀截設謀襲取以成夾攻之勢而圖勦滅之功既不許畏縮而拘于守備亦不許輕易而果于追逐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十七

十

務在計出萬全事無一失仍行紫荆倒馬白羊偏頭鴈門等關口守備官員及鎮守易州等處總兵等官都督同知劉安右僉都御史曹泰等一體提督官軍晝夜用心巡守外爲邊境之應援內爲京師之屏蔽并在京五軍三千神機等營總兵等官石亨楊能柳溥等嚴謹操練官軍時常點看器械馬匹候今秋若有邊報緊急另行陳設方略奏請調兵殺賊若武藝未精士氣未振必須以身先率教閱振作諭之以大義申之以軍令使下有所感發自然所向成功不許姑息苟且自沮軍法及推稱軍弱自餒其志以致上下成風怠慢臨期舉手無措因而失誤大事如違治以重罪等因具題景泰元年五月二十七日奉旨是欽此

緊急軍情疏

內府抄出鎮守大同西路右少監韋力轉題景泰元年五月十七

日十八日有賊臨城攻圍臣同右參將許貴二次出兵殺敗賊衆往東去訖十九日據被鹵放回餘丁劉四說稱賊衆四千人馬在于本城迤東二十里任劄牧馬說也先兄弟到六月初一日前來大同講和就送大明皇帝來大同住坐鉄頭太師坐右衛右頭城脫脫太師左衛左頭城放回你去將這番字一紙箭一枝送與你城裏那顏知道等因又多寫下牌檄分占牧馬地方緣係番字賊情不敢緘默今將番字箭枝共進具題該本部欽奉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參照所奏顯是也先等假以送太上皇爲名詐令餘丁劉四回還傳說意在緩我邊備以圖乘虛襲取若不預爲隄備誠恐倉卒之間彼處鎮守總兵等官智慮不及處置乖方有誤大事合無請勅太監陳公定襄伯郭登左都御史沈固等公同計議如法整飭軍馬撫綏人民晝夜隄備固守城池如遇賊寇率衆到于城下務要相度賊情緩急事勢可否以爲守戰凡一應事務當以朝廷宗社爲重不可輕信哄誘因而失誤大事果有別項難以處置事情星馳差人作三四起賫本具奏定奪以防中途衝截疎虞之患務在十分用心毋得怠忽誤事等因具題景泰元年六月初九日奉聖旨是欽此

軍務疏

照得近該宣府等處並紫荆關總兵守備官員節奏賊寇糾集人衆意圖深入等因言雖未可憑信事亦不可不備及照京師官軍已經議奏分定京城九門列營操練若賊來京侵擾臣等仰遵聖算罄竭愚衷當鼓舞大衆士卒相機戰守京師可保無虞但以涿鹿保定眞定易州一帶城池外則接連關口內則切近都城恐賊深入覘知京城有備不敢侵犯卽時分投剽掠各處城池不無腹

裏人民被其驚擾縱使京師調軍前去截殺又恐道途寫遠士馬疲勞一時追逐不及緩急難於濟事查得涿州除原有涿鹿等三衛官軍舍餘外又差都指揮陳旺沈奐率領在京官軍共七千五百員名保定除原有大寧都司保定左右中前後五衛官軍舍餘外又差都指揮石端等率領在京官軍共七千員名真定除真定神武右二衛原有官軍舍餘外又差都指揮王信張智率領在京官軍三千七百員名易州除調茂山衛全伍官軍舍餘外又差都指揮王虹率領在京官軍六千五百員名俱各前去修守城池應援內外又有總兵官都督同知劉安右副都御史曹泰統領在京各營精銳馬隊官軍伍千員名往來巡守各城各關今議得雖有前項官軍在於各營操守然恐各官因見分定地方遇警不能相機策應雖有總兵官劉安等巡守官軍又恐地方廣闊倉卒不能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十七

七

周遍臨期因而誤事未便合無再於在京五軍營撥精銳馬隊官軍四千員名神機營撥馬隊神銳官軍一千員名共五千員名請勅右都督楊俊充遊擊將軍率領前項官軍並口外原跟隨本營慣熟頭目人等前去涿州保定真定滄州河間等府州地方往來巡哨遇有賊去處聽楊俊節制出軍截殺不許退避輕易縱賊剽掠其總兵官都督同知劉安參將都指揮僉事魏中顏彪合策應易州並白洋紫荆倒馬等一帶關口守備官軍相機殺賊若有機會可以與楊俊會合亦要同心協力以圖成功不許自相矛盾因而債事其合用行糧草料行移戶部差官預先整理如此庶內外得以應援而賊衆不敢深入緩急得以相濟而人民有所倚仗具題景泰元年六月二十四日奉聖旨是欽此

于忠肅公集卷二

明于謙著

涇縣潘錫恩校

議處邊計疏

禮科抄出禮部尙書楊寧題正統十四年八月邊寇犯境獨石龍門一帶及永寧懷來邊將皆棄城不守以致數年之經營數十萬之畜積一切委諸草莽罪不容誅事往難論聞欲調官軍復守獨石龍門等處斯固攸宜臣切惟爲政當理內及外守邊當自近及遠京師者四方之本永寧懷來宣府直抵大同皆京師藩籬也各處現在軍馬以之專守尙慮未足爲固而又分之以守獨石等處則兵愈少而勢愈弱一旦邊報卒至救援不及切恐人心惶惶事如前日未可知也獨石等處一搖則永寧諸處人心必不自安誠不可不慮又况足食而後足兵今宣府大同皆告缺糧以近邊猶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八

一

爾又安能遠供餽也今之計邊儲者或曰軍運或曰民運或曰納粟冠帶或曰開種鹽糧或曰銀貨糴買言者紛紛而皆不求其本夫有播而後有穫春耕而後秋斂奈之何不務其本而惟末之圖古人屯金城屯渭濱屯塞下具有成法實邊之道無以逾此今之爲邊將者士卒不恤而一意希求陞賞外侮不禦而一槩妄報功次有斬獲一二首級而報功至一二百人者有止稱殺敗賊衆斬獲首級而全不開數者其爲欺妄不言可知此果何功於朝廷何益於邊備至於臨陣亡死者固皆可愍然軍勝而死此勇進而至喪生其忠可賞軍敗而死此退走而被追殺正當論主將之罪今一概陞一級是死者以退走爲功而生者不以敗亡爲懼又非所以示勸懲也臣愚以爲永寧懷來宣府直抵大同京師藩籬當益兵積糧選將固守彼固則此自安獨石龍門等處姑候此有餘力

然後議及遺下糧米設法以近就近搬運給軍瓦剌新來和好必不卽爲邊患一帶田地可以趁時設法屯種令各該總兵參將等官及侍郎劉璉都御史沈固任寧并巡按御史分投委官提督親行勸課如是田多軍少先儘軍種遺下餘田聽令近邊官豪勢要一應人等有力之家儘力開耕無種子者官爲借給秋成抵斗還官明行榜示景泰二年子粒并地畝稅糧俱免徵納所得花利令自難賣仍行納粟冠帶開種鹽糧銀貨糴買等法人人見利而趨則耕者不勸而勤得穀必倍可資邊儲北直隸山東山西河南近邊去處宜令各衛所府州縣官專委一員提督春農布種仍與設法置買牛具種子俱從巡按御史管屯僉事比較其有用心勤得穀多者指實具奏量加褒賞以勸其餘則家給人足可資供餽沿邊守將遇有聲息且須將在外人畜收入城堡嬰城固守俟賊老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十八

二

氣憤然後乘便擊之如彼肆無忌憚越關內侵則內外合兵令其腹背受敵計無不克有功官軍陞賞以信如有似前棄城不守率衆在逃無分貴賤不限親疎必殺不宥然後人知勸懲其有斬首少而報功多及妄報殺敗賊衆斬獲首級希求陞賞者合無其功皆不必錄軍勝陣亡官軍與軍敗失陷者陞賞亦須量有節減以止貪冒以戒退怯庶得爵賞不濫臣誠愚昧仰蒙聖恩莫能補報因議及邊事不得長策晝夜思維寢食不安輒有所見不敢緘默倘有一得可采乞勅該部施行緣係邊計具題奉聖旨戶部兵部看計議來說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除屯種等項戶部另行外查得先該本部照得獨石龍門長安嶺等處俱係萬全都司所屬緊關城池去年賊衆深入俱各損棄失守茲當聲息稍寧可以措置雖經具奏令總兵等官朱謙等修設整理誠恐各官遷延有妨邊備

已經節次議擬奏准令都督僉事董斌提督前項衛所官軍修理城池防護糧儲等項及昌平侯楊洪原雷在京開平龍門等衛官軍三千員名并其餘俱係口外衛分在京報効等項官軍俱令都指揮楊能盡數領回原衛所操守近該董斌題稱獨石馬營雲州鵬鶚長安嶺等處城池委係外控邊境內庇宣府懷來一帶若獨石馬營等處城守嚴固則腹裏衛所自然無虞今議將前項城池重復整飭修設屯營誠安邊禦侮長策合設都指揮一員在彼分守地方請降勅書并給符驗及將獨石等處衛所官軍男婦人等俱要聽伊鈐束督發原處以實空處之城并將萬全都司帶俸都指揮推選有謀有勇之人分派獨石馬營李家莊鵬鶚龍門等城專一守備操練聽伊調遣等因具題抄出本部又經逐一依擬奏准通行去後今尙書楊寧奏要將獨石龍門等處俟有餘力然後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十八

三

議及一節臣等切詳各處土地城池俱係祖宗經營創建其獨石龍門一帶外爲邊境之藩籬內爲京師之屏蔽去年賊衆入寇守臣慮勢孤援寡因而捐棄失守至今清議不容今也先等已來請和邊報不甚緊急所宜與滯補敝修設故疆以爲久遠之計以圖復讎之舉况前項城堡已命董斌提督并原守各城軍馬俱已發回卽目正在營置之際彼處總兵鎮守等官並不會奏難以修復緣由豈可自餒自畫輕易擲棄且我退一尺則賊進一尺我失一寸則賊得一寸得失進退之機安危治亂所繫就使干戈擾攘之日尙當固守封疆况平居無事之時不宜自蹙土地兼且守備各城自用原有軍馬而非那移他處官軍今以理勢論之必當修復整理合無通行請勅宣府總兵參將鎮守參贊巡撫官員撫寧伯朱謙右都督紀廣內官柏玉侍郎劉璉僉都御史任寧都督僉事

董斌等將獨石馬營赤城雲州李家莊鵬鶚龍門長安嶺等處一帶邊務查照本部節次議奏事理會同計議區處斟酌人情之勞逸相看地形之彙險先其急而後其緩舉其大而略其小果係緊關去處上緊修復不係緊關去處從緩整理其各城合用都指揮務在推選至公俾邊城守備得人而糧儲防護有法不許各持己見怠忽因循自餒其志廢弛兵備若因此失誤事機必治以重罪不恕其奏永寧懷來宣府直抵大同當益兵選將固守緣永寧懷來已有都指揮同知楊信萬全右衛已有都督僉事江福提督宣府已有總兵官撫寧伯朱謙參將右都督紀廣大同已有總兵官定襄伯郭登參將都指揮潘興東路已有參將右都督方善西路已有參將都督同知許貴宣府大同所屬前項各城除總兵參將及把總提督守備官軍外又有都指揮或一二員或三四員守城

管操而所在衛所官軍止設固守別無相應官軍可以增添其奏有功官軍陞賞以信如有似前棄城不守率衆在逃無分貴賤親疎必殺不宥其有斬首少而報功多及妄報殺敗賊衆斬獲首級希求陞賞其功皆不必錄軍勝陣亡官軍與軍敗失陷者陞賞亦須節減一節巨竊惟兵之勝負固係乎賞罰而賞罰運用必在乎嚴明近年以來因南北賊寇紛擾所在用兵撫捕其有功官軍中間若有不明者本部議擬行令所在提督參贊軍務等項都御史及監察御史等官重復體勘明白方纔定奪陞賞而總兵參佐等官若有失機誤事亦往往覆奏降黜如向者所陞德勝等門紫荆關及大同宣府等處官軍俱係殺敗賊衆保全城池有功人數該總兵等官造冊奏要陞賞節行駁勘明白若不照例陞用何以激勸人心其有退縮覆潰如陽和口及土木等處官軍雖已死於鋒

鏞未嘗陞用一人况兵家之事以捷勝破敵爲全功不以斬首多寡爲勲績若止以斬首多寡定爲陞賞崇卑則人皆顧戀首級未免爲敵所制今稱有妄報殺敗賊衆斬獲首級希求陞賞緣無指實無憑查究合無通行各處總兵鎮守參贊等項文武大臣今後若是奏報殺賊有功官軍務要體勘明白要見何人奮勇當先爲首何人協力跟隨爲從何人生擒賊徒何人斬獲首級從實開奏以憑定奪不許徇私泛濫將無功之人一概冒請陞授以致賞罰不明士氣消沮如違一體治罪及奏沿邊遇有聲息預將人畜收入城堡固守俟賊師老氣情然後擊之如彼越關內侵則內外合兵令其腹背受敵等情俱係用兵常法亦係見行事理別無定奪緣節該奉欽依兵部看計議來說事理具題景泰元年十二月初八日奉聖旨是獨石龍門一帶乃宣府藩籬若棄城不守宣府必乾坤正氣集

卷一百十八

五

孤京師以何禦寇寫勅與朱謙董斌每上緊守不許因循誤事欽此

預備大同邊務疏

該右僉都御史李秉公題稱賊中差使臣鴻臚寺序班楊冕男楊玉說稱也先老營只今在安哈喇莽地面住坐統領精兵見在沙窩一帶藏住等因會同總兵官石亨等議得也先假進貢爲由遣人瞰我虛實而又糾集黨衆漸近邊方侵犯之謀旣已彰露提備之策不可不嚴其大同地方雖緊急相離京師寫遠卒難應援兵部節次行移總兵等官郭登等令其計議應否遣將增兵而各官執稱糧草不敷難以定奪合再行郭登等計議如果應合遣將領兵前去調遣戰守徑自具奏定奪等因具題奉聖旨懷遠操備待明年春緩急定奪欽此欽遵會同總兵官定襄伯郭登等及都司

衛所管軍管操等項都指揮等官孫英等議得賊首也先指以進貢爲由糾集黨衆故將聲勢逼近邊方肆其無厭之求邀以難從之請名雖曰和實則啟釁然制賊之道在於有備無患用兵之方貴乎知己知彼今大同見操官軍除東西二路外馬隊官軍止有六千餘員名以近守則有餘以遠戰則不足步隊官軍雖有八千八百餘員名止可排營列陣不能爭先攻取內有精壯好漢爲因無馬俱各步操如蒙聖恩憐憫邊力寡弱乞勅該部量撥精銳馬隊官軍一萬餘騎前來餘外另帶附餘馬數千疋每馬就馱行糧數斗糧則給軍食用亦可存省邊儲其餘馬匹聽臣等於步隊內選人騎操如若馬步軍士數少卽於正統十四年原選各衛所餘丁并大同府民壯查照原來量爲增減整點齊備聽候有警相機調用如此則軍威強壯邊事可以有爲人無浮冗供給不至缺乏

臣等再照大同四州七縣之民生長邊方安其習俗性既勇悍尤耐飢寒自昔至今多於腹裏及迤南衛所充當軍役其各該衛分有三二十里有五七十里者或歲久年深拋家失業者供役者少事故者多或因路途窵遠在途死者有之或因不服水土到衛死者有之或因貪贓官吏受囑賣放者有之解來者未至逃亡者復去該衛無實用之人原籍有清勾之擾旣僉長解又歛盤纏况今兵燹以來鄉里凋零至極軍戶又不能足民戶因而耗損本府州縣官吏里老累次於臣等處告稱艱難若得近於大同等衛所當軍情願自備鞍馬不敢便支量賞奮勇殺賊以圖補報臣切惟天下衛所相同者多祖宗制法難於更改但因政務有經有權事機有急有緩今者大同之與他處非惟理勢輕重有不同其實事機急緩懸絕若不先其所當重者急者而後其所當輕者緩者則守

經用權之道未見其可如蒙准題乞勅該部從長計議除太原府等處邊衛軍役外其餘不拘在京在外衛所校尉力士旗軍幼軍等項今後遇有逃亡事故在營無人補伍例當清勾者不爲常例俱各於大同就近照名充當軍役聽其自備鞍馬暫且不支糧賞於大同前後二衛帶管收操供役積有數多另立衛分管轄仍行原先衛分開豁籍冊永不勾補緣此等之人既免離鄉背井之苦得遂安家戀土之情若使撫恤有方教演有法遇有緊急一則不忍棄其祖宗墳塋一則不忍毀其宗族產業無不心懷敵愾樂於戰鬪此與山西河南調來操備官軍主客既殊堅脆亦異庶使民戶無分析之患軍衛獲有用之兵所謂一舉而兩得也緣係計議回奏請旨調發京兵及改調軍役事理具題該部官欽奉聖旨兵部知道事理又該鎮守大同總兵官定襄伯郭登等題前事通抄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十八

七

到部案查先爲前事已行勘議去後今抄前因參照奏要量撥精銳馬隊官軍一萬餘騎就帶附餘馬數千匹前來守操一節查得在京各營官軍見蒙勅諭選揀一十五萬團營操練聽調殺賊其餘次撥官軍又有運糧等項差占數多况大同各城畜積糧草有限供給彼處官軍尙且不敷節有奏報聲息未有十分緊急若是添官軍前去操守不無坐食邊儲愈見凋耗兼且京師守備爲重官軍難以輕動合無後有警之日另行奏請命將兵前去策應其前項馬匹合無行移太僕寺揀選一千五百匹令郭登等差人關領前去給與選出步隊精銳官軍并彼處舍餘民壯騎操應用其稱要大同府所屬州縣清解各衛所校尉力士旗軍幼軍等項俱於大同附近衛所充當軍役一節校尉力士幼軍俱係隨時等項緊要人數又兼具數不多難於存留外所據清解各衛軍旗合無

准令不爲常例存畱彼處操備聽調殺賊候邊方寧息另行定奪仍令各該有司軍衛將清勾收發過旗軍姓名通數造冊繳部以憑查考不許指此爲由生事擾害緣奉欽依兵部知道事理具題景泰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奉聖旨是欽此

擒獲奄克帖木兒疏

切惟中國之馭外彘固當振之以兵威尤當撫之以恩信所以折其強而結其心也今也先節次遣人朝貢其譎詐之謀雖未可知而和好之禮則未嘗有失今以使臣未回遣人探聽迎接其奄克帖木兒旣不騎坐鞍馬又不潛入邊城明說探接使臣別無奸細情節而守墩官軍就將本人搶拏只貪一時之近功不顧朝廷之大體而都督方善又不斟酌事情輒便輕信起解今訪得奄克帖木兒見行監問切以爲此特一俘囚爾殺之不足爲武而或有以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十八

八

啟費舍之不以爲怯而或有益於事如蒙聖恩乞勅法司再行研審委的止是探聽使臣消息別無其餘重情請勅令該府差人連奄克帖木兒賚送前去大同總兵官定襄伯郭登等處收領撫令聽候邊上如有也先差來之人就彼交與領回仍諭也先以朝廷忠厚撫待之意使知感激本部仍行都督方善并各邊總兵鎮守等官今後各要整搦軍馬固守地方果有賊寇侵犯相機勦殺若賊中遣人來邊打話止是一二人三五人別無奸細情由及遠探隨後再無跟隨掩襲人馬就便撫令回還不許貪圖小利邀功生事以啟邊釁以貽後患亦不許指此爲由縱賊入境剽掠以誤邊務緣係請勅及奉欽依兵部知道事理具題景泰二年正月初三日奉聖旨是欽此

參照郭四女所說前項邊外往南行走去境不遠雖未審是何部落及所說前言未委虛的緣本婦係在涑水地方搶去先前也先入寇之時正從此處回還本婦被掠在彼今又帶同前來則知前賊係也先部落無疑若不早爲區處嚴謹隄備卽目雨水沾足青草長茂誠恐各賊在於邊近去處駐劄牧放分遣賊衆四散侵擾非惟邊人不得田作而日加疲敝抑且道路梗澁不通而難於饋運則人心終日驚疑邊備愈難措置臣等會同總兵官武清侯石亨昌平侯楊洪及左右副總兵參將都督孫鏗范廣過典張義遊擊將軍石彪雷通等議得前賊雖侵犯之跡未著而寇邊之意已萌叻微杜漸不可不慮除選差乖覺夜不收星馳前去懷來宣府令彼處鎮守總兵等官一體差遣夜不收同去獨石馬營等處密切哨探是否帶有家人衆卽今見在何處屯駐其人馬號色是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八

九

何種類有無南牧犯邊之意作急從實回報如果事情緊急臣謙先行親詣懷來宣府等處計議相度賊勢衆寡事情緩急仍令石彪雷通帶領原議奏官軍六千員名每人關與銀一兩布二疋隨卽啟行前去懷來屯駐相機行事務在奮勇設謀以濟邊務旣不許擁兵自衛坐蠹糧儲亦不許率易輕出致墮賊計及行總督軍務工部尙書石璞副總兵右都督紀廣參將都督僉事楊能提督獨石等處都督僉事董斌孫安并贊理軍務左侍郎劉璉等將石璞原先議奏挑選宣府龍門懷來萬全官軍一萬餘員名兼同石彪等帶去官軍相看賊人衆寡事勢緩急若是賊人四散出沒可以乘虛掩襲就便調遣官軍或乘夜撲捕或按伏邀截務要成功以挫其鋒以遏其進以壯軍士之氣以安邊人之心設若賊勢浩大難於爭鋒務要堅壁清野持重自守差人馳奏京師調遣大軍

總兵等官統領前去臣謙就便督同隨宜設法分投應援庶幾有備無虞邊事不失仍令戶部設法措備糧草本部通行大同遼東陝西延綏甘肅寧夏永平山海密雲古北口居庸紫荆倒馬白羊偏頭雁門廣昌等處關口總兵鎮守官員各要整搦人馬用心隄備遇警相機行事不許因循怠忽致有疎虞及照走回婦人郭四女間關跋涉回自邊地首先傳說賊情合無令禮部量與賞賜發回原籍給與完聚以爲方來之勸緣係處置軍務及奉欽依兵部知道事理具題景泰二年五月十七日奉聖旨是欽此

朶顏三衛入貢疏

照得近該瓦刺也先續差使臣察赤輕等二十七名來京進貢該宣府總兵官右都督紀廣等問討鐵牌看驗說無止有番書一紙差伊帶領朶顏三衛來因爲阿魯台和寧王的根腳在三衛來取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十八

十

不與著軍馬來收三衛於今放回怕邊上人驚差我領他每來朝見今三衛差小車輛盡在小黃河牛頭山一帶住劄打圍等因本部已經覆奏通行提備去後今照朶顏三衛素號驍悍叛服不常不耻敗亡敢爲剽掠觀勢強弱以爲從違先因也先犯邊各種部落多有結連往往在於近邊去處潛藏出沒剽掠人畜其爲邊患不可勝言既被也先收捕今又放行還名爲在邊住種其實奸詐難測安知不爲也先腹心而爲我邊患害况小黃河牛頭山一帶正係賊寇出入要途不可不備今既察赤輕帶領來朝若便待之如常置之不問非惟不足以發其奸抑且不足以弭其患合無令通事都督僉事昌英等將察赤輕帶來朶顏三衛使臣嚴加曉諭備述先前擾邊之罪朝廷恩同天地因其臣順來朝一切不問爾等當感恩思報毋蹈前非仍請勅令其賫回曉諭朶顏三衛頭

目人等爾等蒙國恩開設衛分享有官爵務要敬順天道尊事朝廷鈴東部落以爲我邊藩籬若有外寇侵犯必須奮勇勦殺必不容貸如此庶使恩威得以並行賊衆知所感懼緣係處置邊務具題景泰三年正月十二日奉聖旨是欽此

禁約操軍疏

照得在京各營操備官軍民壯人等近蒙聖恩分作三班放回取討衣鞋緣卽日邊務甫寧人心稍定民之逃移者未盡復業地之荒閒者未盡開耕又係青黃不接之時東作將興之際切恐官軍人等沿途生事攪擾民居及該管頭目不行鈴束禁治因而激變小民引惹事端未便今照放班在邇合無照依上年事例行令總兵等官武清候石亨安遠侯柳溥都督張軌等嚴加戒約該管頭目務要鈴束軍士人等不許沿途生事攪擾敢有搶奪偷盜財物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十八

十一

頭畜并作踐人家田禾強買舖店物貨占奪過往舡隻與奸淫婦女拐帶人口占住房屋砍伐桑棗或恃強凌弱毆傷平人者許被害之人赴所在巡撫鎮守巡按巡河官員并合于上司或府州縣巡檢司具告就將違犯之人擒拿解送本部轉送法司不分旗軍餘丁舍人民壯人等俱問調邊衛充軍瞭哨仍將該管頭目一體問罪調衛守邊本部先行備榜於在京教場外人煙輳集去處張掛禁約仍行各處軍衛有司巡檢司一體備榜禁約如此庶使法令嚴明而奸頑知所警懼道途寧靜而小民得以安生緣係照例出榜禁約事理景泰三年正月十三日奉聖旨是欽此

請旨自將復仇疏

近該各邊送到走回人口屢報脫脫不花與也先讐殺而人同等處亦報烽火聲息臣等切惟也先違背天道辜負聖恩一旦無故

生覺侵擾邊境荼毒生靈雖悔過摠誠遣使入貢而罪大惡極終不可容臣謙備員總督臣亨叨任總兵日夜兢惕思所以報朝廷之恩思所以雪前日之恥今彼自相吞噬是天授以復讐之機而不可失也且賊寇驚散擾亂必來窺伺我邊今春東作之時未免有妨耕種若非振以兵威令其遠遯則邊方屯田之事恐未能成臣等再三計議欲各統在京馬軍五千臣謙往宣府臣亨往大同其餘將佐於范廣楊俊孫鏜過興張義雷通石彪郭英劉深崔福劉鑑等內定奪前去蓋京師非無軍馬帶去太多恐費邊儲且兵貴乎精不貴乎多故也臣等到邊遇警則所在各城軍馬悉聽臣等調度如賊勢大必用添軍勦殺另行奏請定奪如蒙允臣等所請就將三營團操軍馬內挑選停當整理部伍收拾軍裝什物等件至二月中旬以後天氣漸和啟發前去兵部仍先行各邊各關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十八

七

整糊軍馬以爲聲援預備策應其餘軍前合用事件臨期具奏臣等素乏謀勇之材又無勳閥之望叨受恩寵任寄兵戎苟於此時而不奮忠義之氣竭涓埃之報則是有負天地生成之恩其於天下後世之清議亦有所不容者臣等昧死具題景泰三年正月二十二日

明于謙著

涇縣潘錫恩校

建置五團營疏

臣等計議方略會本具題節該奉聖旨卿等便同各營頭目每從長計議賊果入寇如何可以出戰勦殺如何可以固守無虞賊若不來亦當如何操練軍馬或分或合可以百戰百勝以防不虞務在的然有可憑恃毋事虛言欽此計議得國之所恃者兵兵之所賴者將將得其人則兵無不精兵無不精則國威自振而寇患自平矣臣等俱以庸劣叨膺重寄馭兵乖方旣屢聖慮今議得各營見操官軍已選十萬分作五營團操以備出戰每二萬人爲一營每隊五十名一人管隊每二隊又立領隊官一員每千人把總官一員每三五千人又立把總都指揮官一員其管隊把總大小總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十九

一

兵官員各量其才器高下謀勇如何而選用之使之互相統屬兵將相識如遇下教場操練之時臣等出其不意量調一隊或三隊五隊點閱但喚把總管隊官姓名各官自行管領本隊軍士前來內喚出軍士一二人或三五人令管隊把總官識認是何姓名衛所卻將軍人懸帶牌面上原開姓名衛所年貌查對若有不同就將管隊等官董情責罰仍比較弓箭牌刀長鎗等項武藝精熟者量爲獎勵生疎者一體懲治使管軍者知軍士之強弱爲兵者知將領之號令體統相繼彼此相識不致臨期錯亂難於調遣大意前項團操十萬合則爲一營分則爲五營萬一賊寇侵犯賊多則各營俱動賊少或分調一二營或調一萬或三五千隨機應敵其平日選定大小該管頭目已定則交戰之時多用則多調少用則少調止調該管頭目則士卒自隨平日相處旣久同輩之人易以

相機管事之人易以使令如手足之捍頭目子弟之衛父兄比之向日混同操練不辨強弱不知號令將各營之人逐漸鞅合者不同庶幾可以成功取勝又賊之所恃者弓馬衝突而已賊知我火器一發之後未免再裝遲慢以此我軍放罷火器就便馳突前來今若與之對敵我軍列陣外用鹿角遮護持滿以待賊若來緊堅陣不動先以弓弩對敵神銳未發先以火藥爆竹詐之賊必謂我火藥已盡不復畏避馳馬來攻則我軍火銃火炮飛鎗火箭弓矢齊發若賊勢不動又以大將軍擊之待賊勢動分調精銳馬軍用長鎗大刀勁弓射砍步軍用團牌腰刀一齊衝入賊陣或刺射人馬或砍其馬足臣等以身率先衝冒矢石獎勵士卒俾無退縮如有退縮者卽以軍法治之此則臣等愚見操軍出戰分合之勢如此仰惟皇上德威遠布賊必不敢侵犯京師臣等謹當用心設法

將各營已選團操並其餘軍馬一體操習整飭隊伍申嚴號令務使人馬強勝武藝精熟除團營之外另選次第精壯以備緩急調用以助團營軍威每日除演習弓馬武藝之外仍令馬步官軍兼習陣法及交鋒衝突安營走陣以爲戰鬪之勢使之耳目慣熟步驟輕健能知進退坐作之法免致臨敵畏怯失錯至於固守之法則今日士卒頗多京師城垣堅固又有戰車鹿角器具賊縱勢衆可以固守無虞雖臣等愚見如此但用兵之法不測如陰陽難知如鬼神貴在臨期應變難以一定而求况彼狡捷去來之間如飄風驟雨應敵之餘非勇無以剴其鋒非智無以破其詐必謀勇兼濟而後可以成其功岳飛有言陣而後戰兵家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又曰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惜死天下太平矣臣等旣蒙朝廷大恩授以重任敢不潔已愛軍以振士氣捐軀效死以報國恩

緣係會議戰守事理具題景泰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各官奏奉聖旨兵貴乎精將在謀勇卿等務要同心協力操習軍馬有事運謀或戰或守若無事則撫恤士卒養其銳氣遇警易爲調用這等不負朕委託之重欽此欽差總督軍務少保兼太子太傅兵部尚書于謙等爲軍務事該各營總兵等官太子太師武清侯石亨等會議得迤北賊首先悖逆天道屯聚賊衆近我邊疆若不預爲設法選練設使遣將調兵軍不識將意將不識軍情不能爲用今五軍三千神機等營各有總兵掌管規矩不同倘遇調遣轉撥前去非惟軍將俱不相識抑恐號令不一誤事不小合無於五軍三千神機等營選揀精銳馬步軍官一十五萬內五軍營八萬神機營五萬三千營二萬分爲十營一營一萬五千用坐營都督一員五千用都指揮一員共用三員一千各用都指揮一員或指揮一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十九

三

員把總共用一十五員五百名又用指揮一員把總共用三十員每隊用管隊官二員前項坐營把總等官各於營內選揀廉能驍勇之人管領操練俱聽臣等往來提督管操太監劉永成原管神機營阮讓原管三千營取自上裁令其提督操練監鎗內臣隨同前去各營監鎗如有聲息各調官軍若干或用一營二營三營就著某總兵官及坐營都督統領前去互相策應征勦其餘官軍令的當頭目管領各於本營操練如此庶得號令歸一人易遵守內外兩得其濟臨敵必能成功緣係會議軍務守禦京師事理具題奉聖旨是欽此今照總兵官武清侯石亨同左右副總兵參將都督孫鏜范廣過與張義等見今挑選到五軍三千神機營頭撥精銳官軍六萬員名分作三營團操內神機營精銳官軍二萬員名均派三營照舊操練外臣等原先議奏方略內要領大將軍砲十

六箇并量領火砲飛鎗手把銃以備衝敵之用俱未曾關領今照火砲之具實乃軍威亦賊人平昔所畏必須平居之時領出聽總兵等設法令軍士演放操習慣熟量其高低遠近緩急疾徐一旦臨敵方能不亂而有成功又况今夜不收往獨石等處哨探回還說稱哨馬營一帶俱有賊寇住劄其勢浩大竊料此賊候秋高馬肥氣候漸涼不無有侵犯邊方深入爲寇之意兵家之事以先戒爲實防患之策以預備爲要况神機營撥到官軍數多砲少周圍擺列不敷切恐臨期難於禦敵乞勅工部合無將後項開列銃砲火器等件照數作急於內府關出交與總兵等官石亨等如法收貯隨宜操演并大將軍砲十六箇筋重數多人力不能背負合用馳載車輛亦乞行移工部成造具題奉聖旨是欽此

急處糧運以實重邊以保盛業疏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十九

四

臣會同巡按陝西監察御史毛鳳韶切照陝西地方外控各邊內藩諸夏誠社稷安危之所係非他省可比也邇復遇饑荒再加兵旅時勢難爲除蠲免賑濟事宜已經會本具題外臣等復有一得未盡之愚不敢不獻臣等聞疆兵以足食爲本攘外以安內爲先陝西一省之民供四鎮之軍賦繁役重食少人多故每歲有收用猶不足不免於內帑取給也况前此連歲遭凶今歷時不雨夏麥失望秋糧未期軍民皇皇如在湯火疆者肆劫奪壯者流他鄉老弱者甘心死亡變在不測此可憂者一也使各邊告靖猶可多方內救也今榆林之兵旅方殷甘寧之聲息且至秋高大舉將何以支此可憂者二也使地方稍有蓄積猶可高價召致也今附邊既搜刮殆盡腹裏又侵削無遺一旦有事束手無措此可憂者三也使隣境有收猶可糴買就食也今河南湖廣赤地千里麥禾一空

雖有高價無處告糴此可憂者四也國家於歲用不蓄米糧及遇不時告給俱是發銀徒以輕齎便事也然亦不過買米而已至於各邊糧草缺乏召商報納徒以目前易辦也然商人所買未嘗他有益之也亦不過買之附邊而已一方所產止有此數買用既多則米價不得不貴矣附邊既盡則腹裏不得不擾矣財費於內帑利歸於商人害及於百姓未有能濟者也然則如之何亦在修腹裏糧運而已矣臣等惟自古帝王都於關中百官六軍之俸其勢必取之外郡故傳稱蕭何運餉不絕糧給如蒙皇上憫念邊關重地兵荒洊起事勢危急勅下該部會集廷臣將臣等所言再加詳議如果少有補益地方不獨目前近利早乞綸音嚴限各該撫按官急將河南運道照舊修復查照先年例將附近河南湖廣原派臨德二倉京運糧米扣該數十萬石各運至陝州金州等處接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十九

五

濟應用此一時之權也若其永久之利乞將附近河南一府陝州等處每歲夏秋折色京邊糧米內扣二十八萬石改納本色坐派陝西將戶部原補陝西歲用不足糧銀抵補前項河南折色之數以後再不解銀著爲定例聽從水陸之便運至陝西渭南草店子等處立倉收貯臣等又查得河南陝州地方年豐每米一石不下四五錢年歉不過七八錢况河南布政司坐派前項折色每石亦在八九錢之數改爲本色民亦樂輸再將宏農潼關等衛班軍改爲運軍其運糧船隻亦聽該部從長計處其河南西安府一帶遞運所仍議添設牛夫車輛腳費以免重累俱各差部運仍於陝州建立戶部分司查得臨德小灘各倉事例歲差主事一員監收其餘地方俱聽撫按官行分守官督理預使糧道疏通軍儲充實或賣價以助邊或抵斗以借民或空運以給軍或移口以就食或作

賑濟或准俸糧隨其所施無不如意內實而外自充本固而未自定雖有水旱之災盜賊之禍不至如今日之岌岌矣伏惟聖明留意宗社幸甚

宣府軍務疏

兵科抄出總督邊儲參贊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秉公具題臣聞軍士有強弱者必先於慎揀選軍職有賢否者必在乎公進退切照宣府等處團操軍士中間有身體雖壯而胆氣怯弱弓馬生疎者有身雖矮小而胆氣雄壯弓馬熟嫻者此等之人把總管隊官員深知其詳遇警出戰必先揀選其把總管隊官必公其議論第其優劣某軍有勇而弓馬嫻熟某軍無勇而弓馬生疎雖有私情不敢苟且爲其生死同致其憂也成敗同任其責也關係甚重各不敢輕查得宣府見操軍士先該提督軍務工部尚書石璞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十九

六

選其精壯者一萬一千餘名定爲頭撥每名月加米一斗其餘定爲次撥三撥照舊支給月糧八斗近該臣奏要左右參將楊能楊信各領官軍一千員名協同獨石馬營等處官軍修理邊備其參將楊能說稱尙書比時挑選軍士止是出於己見不會詢問下人一時挑選不精因而各隊軍士強弱不一如今過口恐有緊急聲息須用合兵勦殺賊寇當與鎮守等官柏玉公同管隊官員選擇身力精壯弓馬熟嫻軍士一千餘名其所選堪中軍士次撥者多頭撥者少甚至又有領馬軍人馬堪與戰人無鬪志者將好馬搭配選中軍士暫且過口候回還俱入各隊混同操練臣看得不堪軍人過口名爲頭撥食糧雖多而實怯懦選中過口軍人名非頭撥食糧雖少其實精銳不惟人心多不肯平誠恐遇警不得實用當與總兵官紀廣詳議要將見操軍士重別揀選精壯弓馬熟嫻

者定爲頭撥遇有緊急當先殺賊其餘定爲次撥三撥分兵應援都督范廣執推頭撥官軍規矩已定會經具奏不可更改臣切詳論無當否合輿情者爲確論法無定在協公道者爲良法爲總兵者自合廣詢衆論俯順下情務使見操官軍強弱不至於混淆勇怯不雜於竝進庶幾人馬相得兵將相識倘有緊急庶克有濟今都督范廣不恤人言偏執已見掌兵柄如兒戲視邊備若等閒操練無法紀律不嚴人心愈見其懈怠兵政日覺其廢弛似此因循故常遇警豈能成事再照各城堡見操把總都指揮等官多有年力衰憊之人素無膽略濫分兵權况卽今邊報不絕人心未安挑選官軍尤爲急務若不早爲處置誠恐有悞大計臣職居言路不敢緘默乞勅兵部從長計議合無令臣公同各處鎮守等官着落把總管隊官將見操軍士挑選身力少壯弓馬熟嫻定爲頭撥其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十九

七

餘定爲次撥三撥各另編成隊伍如頭撥軍士馬匹矮小者就於次撥好馬內對換騎操其管操把總都指揮等官內有年力衰憊無謀無勇及曾經告發剝削害軍等項官員就便黜退令其隨操或守城管事另選有謀有勇官員專委把總管隊常用操習以防調度仍將挑選過官軍數目明白開奏如此則官員知所勸戒遇敵可圖成功緣係挑選操練官軍事理具題該通政司官奉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臣等切詳禦侮之道莫先於練兵練兵之要必分其強弱故兵法曰兵無選鋒曰北又曰兵以治爲勝百萬之衆不用命不如萬人之衆不用命不如百人之奮此言兵不貴多貴乎精多而不精莫若少而精之爲愈也切照宣府地方正係控制邊境拱衛京師要害去處賊衆不時出沒騷擾而迤北差遣使臣朝貢往來於此經過宜簡練士卒整肅兵

威以捍禦寇盜鞏固藩籬以防不測之虞以爲經久之計豈期總兵官右都督范廣不思朝廷委任之隆地方付託之重賊情之奸詐難測軍務之關係甚大止知利身利家並不爲公爲國凡事因循苟且以致軍士強弱混淆而無簡練之法人心弛懈自肆而無鼓舞之方無事則苟延歲月有事則倉皇失措庸常怯懦之名彰在人耳目而秉公職任風紀委以參贊當邊方多事之秋值賊情不測之日因見宣府各城官軍簡練不精建議要公同各官重復揀選此實整飭邊備振肅兵威安邊禦侮長策爲范廣者當協心比志和同計議而行卻乃不恤人言偏執已見以因循爲得計視邊務如尋常執稱規矩已定不肯採納輿情推原本心不過將各衛所精壯軍士私役在己或辦納月錢或種田覓利懼怕盡數送出以失私役以此不肯揀選執拗混淆况揀選軍士定爲頭撥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十九

八

次撥三撥操練正係京師見行亦非李秉公臆見若不照依李秉公與鎮守等官內官柏玉議奏事理趁此邊報稍寧上緊選擇萬一復擾邊境軍士素無分別強弱混爲一途未免彼此負累進止兩難不能成功尤恐因而壞事又况獨石馬營等處地界接連尤宜謹慎防備簡練兵卒乃爲至要合無一一准其所奏差人馳驛齎文與李秉公同總兵鎮守等官都督范廣楊能楊信孫安江福及內官柏玉各該官軍人等作急躬親選擇精壯之人定爲頭撥其餘分爲次撥三撥編成隊伍如頭撥軍士馬匹矮小就於次撥好馬內對換其把總都指揮等官內有老弱怯懦庸常害軍之徒就便黜退隨操另選勇智善戰衆所推服管率軍士各官不許聽從囑託互相容隱虛應故事迄無成效仍將選定撥次備造文冊在總兵等官處收掌查照備開總數馳奏不許仍前齟齬遲違如

果范廣似前徇私偏執推調耽延不卽整飭宜從李秉公指實參奏提問懲治

廣西蠻賊疏

欽遵抄出到部參照廣西按察司奏稱前項賊勢猖獗今次行師多在招撫不會剿殺以此賊人肆志要乞總兵官痛加剿殺一節切緣華夏蠻貊之人皆係朝廷赤子兵刑二者固不得已而施貴在恩威並行然後人無不服故防奸禦侮之道固難一於招撫亦難專於誅殺蓋可撫則撫可捕則捕貴在相機而行隨宜而處豈可專務威刑果於殺戮又况各項賊寇比先俱係良民或因飢荒衣食所窘或因不才官吏侵漁激變以致結聚爲非連歲不已總兵等官又行怠忽玩寇不卽無捕寧息因而賊勢盛張人愈受害合無差人馳驛齎文與廣西提督軍務刑部左侍郎李棠公同副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十九

九

總兵都督僉事武毅等督同都布按三司委官調度官軍民快人等將前項賊寇務在相機設法安撫勦捕目下盡絕以除民患不許猶豫狐疑因循退縮以招撫爲名縱賊寇之猖獗或行師不以紀律殺害良民致貽激變以誤藩方大事臨期卒難整飭如違一體參究治罪

災異乞罷疏

兵部掌部事太子少保兼本部尚書臣于謙奏爲災異事切見自去歲以及今春時序乖和雨雪不降比者閏正月十四日風氣淒寒甚於冬月昨於二十二日大風晝晦光景沉伏臣切惟災沴之來必有所自天人感召其應不虛伏念臣質本凡庸性復偏執時遭明盛位極人臣旣居師保之官又兼六卿之職欽命總督軍務俾以振揚國威臣才器不逾於常人聲望弗協於輿論報國之心

雖切而濟時之術全踈經濟之學蔑聞而輔導之職奚稱上不能寅亮天工以爲聖明之助下不能阜成兆民以底太平之休兼且素乏統馭之能弗稱總戎之任今四方多故百姓流移東南之寇盜未除西北之邊報日至戡定綜理固難其人苟臣蒙恥而冒榮其奈妨賢而僨事引咎思退分所宜然伏望皇上宸斷罷臣職務而遣歸田里或仍臣佐職別與差遣另選賢良以代今職庶幾上回天意下協輿論以彰皇上知人之明以免愚臣固位之責臣不勝戰慄待罪之至伏候勅旨

辭欽賜第宅疏

欽蒙聖恩賜臣房屋居住臣粉骨碎身不能補報臣才非經濟質本凡庸遭際聖明驟膺顯擢官資崇重方慚無補於涓埃門地寒微何意遷居于大厦况朝廷多事之秋非臣子安居之日加以臣

乾坤正氣集

卷一百十九

十

卅年以來染患痰疾動輒喘急行步遲緩寓宿直房庶便朝謁雖居數椽之屋足以棲息微軀非曰矯情實以取便臣又思臣子之於君上惟知盡其所當爲而弗言其所當得故曰爲臣死忠爲子死孝臣實無分寸之功而叨受非分之賜撫心知懼揣分何堪兼之近日以來土星犯太微上相而臣備員大臣正當貶損以禳天譴豈宜厚享以重災愆伏望聖恩察臣愚情暫停所賜候邊務十分寧息四方俱已無虞臣另行具本奏討不勝感恩俟命之至

辭恩命疏

臣聞賞罰以示公論爵祿以待有功此古今之通義也比者也先入寇犯我京畿欽命臣總督軍務同武清侯石亨勦賊賴宗社有靈皇上洪福軍士同心奮勇殺退臣本書生素不知兵旣無騎射之能又乏運籌之略因人成事豈曰有功叨蒙聖恩陞臣少保臣

自揆淺薄上章懇辭恩命下臨未俞所請臣以此時兵事未會寧息臣身猶在營壘勉受職命未敢再辭今賊已遠遁人心向安雖有殘孽流劫爲非見行發兵追勦指日殄滅臣旣乏功能難居重任况師保之職上以輔佐天子下以表儀庶官必才德兼優聲望素著者然後足以當之豈臣後生晚輩庸陋鄙薄之人所能負荷臣冒昧榮寵不自揣度其如士大夫清議何其如天下後世公論何臣又以爲國家之治亂係乎用人之當否用人之不當則衆心不服衆心不服則治功無由而成禍亂無由而弭矣伏望聖恩憐憫准臣所請乞回少保總督之命仍臣尙書舊職管理部事誓竭庸駑以圖補報若有違慢罪甘萬死庶幾上無負於國恩下以協乎輿論臣不勝戰慄俟命之至

怠廢軍政疏

乾坤正氣集

卷一百十九

七

該刑科等衙門劾奏都督同知衛穎等交通飲酒奸宿樂婦怠廢軍政等情欽蒙聖恩寬宥弗加罪責此誠天地生物之仁然臣等切惟衛穎等俱以凡才叨膺重任擢居都府分掌兵戎不能宣力而竭忠乃敢縱欲而敗度况終日飲酒爲樂又復用錢買奸若非剝削害軍此物從何而得卽目逆賊雖已請和而邊報未嘗寧息舊恥未雪當臣子卧薪嘗膽之時大舉未圖宜將帥捐軀致命之口而衛穎等所爲若此上辜朝廷之恩下失軍士之望惟聘一己之嗜欲豈卹衆情之艱難曩者土木之潰大事幾危正由爲將帥者平日貪淫敗度受財賣軍互相交通夤緣黨比戰鬪之事不習兵戎之政不修將帥互爲仇讐上下自相矛盾以致臨敵無功望風瓦解前日之覆轍未久而衛穎等又復效尤廉恥蕩然全無忌憚比者在營軍士逃者數多動以萬計安知不爲衛穎等賣放逼

迫所致杜漸防微不可不慎且賞從賤罰從貴此古今之通典而
兵家之要術也今衛穎等位重任隆而貪婪無度則下人何所取
法而管軍者何以爲戒所據各人罪名已蒙聖恩寬宥而此等驅
僧之才終難任爪牙之寄合無將衛穎范廣陶瑾張義郭英穆晟
俱不許管理府衛事務及坐營領軍調往開平獨石大同一帶操
守殺賊以贖前罪庶使法令昭明而餘人知懼恩義並行而戎政
修舉臣等猥以駑鈍叨掌兵戎願惟將帥之用舍繫乎國家之安
危事有當言不敢緘默具題

同衆官論兵備議

欽差總督軍務少保兼太子太傅兵部尚書等官于謙等題爲兵
備事該五軍中軍馬隊大寧都司茂山衛指揮同知夏正題臣居
官四代荷祿至深誓欲盡死未嘗臨事今蒙選在頭撥團營率領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十九

十一

人馬臨事因循苟且曠職不修無所逃罪臣聞晁錯有曰器用不
利卒子敵也卒不服習將子敵也將不知兵主子敵也君不擇將
國子敵也由此言之往年土木是也今我皇上中興遼境稍寧實
因明良相濟今外番入貢絡繹不絕請求無厭詳其所以不獨勞
民之供給實窺中國之虛實臣借宋言之金以和議誤宋宋以始
終諛惑者何也蓋因此時大臣小官立心不忠專主和議以致宋
乘輿播遷國勢日促蘇軾有曰平居無犯顏敢諫之士臨難必無
仗節死義之人誠哉是言也如臣所言養今日之氣莫如守伸今
日之氣莫如戰挫今日之氣莫如和兵法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
以待之今將所見四事條陳庶有補於兵備者宜採擇之恕其妄
具題景泰三年十二月十五日該通政使司官奏奉聖旨總兵總
督衆頭目每看欽此欽遵會同五軍三千神機等營總兵等官太

子太師武清侯石亨安遠侯柳溥都督張軌等并合營坐營把總都指揮等官王淳等將指揮夏正所言事件逐一議擬開立前件具題奉聖旨是欽此

一曰選將

前件看得在京各都督都指揮等官俱係曾經戰陣或平日頗有謀勇量才遴選令其坐營把總各隊等官軍係已行事例別無定奪

二曰練兵

前件看得所言要做三疊陣法置立釘牌鐵蒺藜等件禦賊一節緣北寇用兵不分行陣其去來如飄風驟雨禦敵出奇難以拘泥常法且古人有言陣而後戰兵家之常運用之妙在乎一心是不以預擬遙度爲工而以臨期應變爲貴况此等操練法

乾坤正氣集

卷一百十九

七

器俱係行兵常事難以執一而用合當相機而行所言窒礙難准

三曰兵將相識

前件奏要每營選一良將常時發號施令選驍勇有膽氣者副之一節有例見行其稱每隊用牌書官軍姓名以便呼召一節緣用兵之法不測如陰陽若各營官軍一一書寫名姓使敵人矚知因而知我虛實豈不有誤機務此可用於操練點軍之時而不可用於摧鋒禦敵之際窒礙難准

四曰嚴立軍法

前件看得刑賞威福乃朝廷之大柄非臣下所敢專擅若依所言則賞罰不出於朝廷而威福得由於臣下矣且此法可施於臨敵禦寇之際而不可用於平居無事之時合候出師之日另

行奏請定奪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十九

十四

于忠肅公集卷三

涇縣潘錫恩校

于忠肅公集卷四

明于謙著

涇縣潘錫恩校

送周御史致仕還鄉序

士君子之出處固貴乎有道亦貴乎際時蓋道備于吾身而時則關乎氣運有其道而際其時此進退之所以盡善也侍御周公自胄監發身居方岳司風紀任民社歷事累朝出入華要者三十餘年晚以御史致仕南還朝之士大夫咸爲歌詩以華其行屬余序其首簡余惟朝廷以忠厚待士以恬退勵俗凡士之特達有爲者必待以不次之擢俾得伸其志而恬退自守果于退休者亦不强之以事譬之天於萬物發榮滋長歛華就實各遂其性而不相凌奪士生斯世抑何幸歟公之南還也我寇博帶徜徉於里閭之間往來于湖山之表子孫扶攜杖履逍遙鄉之老稚咸指而羨曰朝乾坤正氣集卷三百二十

卷三百二十

一

廷待士之厚如此公之遭際盛時進退盡善又如此是不獨爲鄉里之榮亦邦家之光也若夫情景之富則諸公之吟咏盡之矣而余不贅云

玉岑詩集序

詩豈易言哉發于心形于歌詠盡乎人情物變非深于理而適於趣則未易工也同郡洪遂初早有能詩名郡中景物經其題詠甚多晚而涉歷四方所見益廣而所作益富萃而爲卷因其自號而命之曰玉岑集徵余序之余觀其命意高遠遣辭春容冲淡而不流于鄙俗清婉而不傷于綺麗如太羹不和而真味自存如止水無波而澄景自見視彼之穿鑿鋪敘似若可觀而求其氣脉索然者則大有徑庭矣雖然余又有說焉大凡士之未得志者其氣未免于不平而言以隨之今遂初于未達之時而所作溫粹和平如

此是尤不可及也非深于理而適于趣者能之乎東南之工于詩者余于遂初有望矣異時出以鳴國家之盛何難之有良金美玉自有定價此詩之傳固無待余序姑述所見以俟知者

高僉憲挽詩序

山西僉憲高君以疾卒于官夙寅暨藩閫諸公與晉陽士大夫咸爲詩以哀挽之屬余序其首余惟高君行純才瞻外圓內方操履設施有大過人者文章餘事耳初以名進士起家授冬官主事轉郎中居官以廉能稱尋以疾請退休于家聖天子嗣大厯服詔求學行絕倫之士授以憲職俾提督海內學校遂用少保大司空吳公薦起授今職下車之始卽以敦厚風俗作興人才爲己任巡行郡邑雖隆冬盛暑所不憚與師儒講論經義諄諄不倦或至忘寢食勤勞積久而故疾復作遂以弗起訃聞遠近哀之初君之來晉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二十

一

陽也解舍與余行部相邇過從甚密遇事輒相與籌度益余爲多暇則倡和文辭以爲樂一日不聚首則怏然無以爲懷旣而余以吏事還朝復來晉陽惟恐見君之晚而君已長往矣嗚呼思談論而言猶在耳覩詞翰而遺墨如新茫茫九原斯人莫作其哀傷寧有旣耶因書此以識意

贈醫士李思宗序

余自弱冠登第歷官臺憲尋奉恩命貳夏官出撫河北太原深惟親老不能躬養也遂畱子冕侍膝下時冕尙幼尤吾親所鍾愛恒以寒暑失調致疾而吾親以爲憂每疾作則迎邑之世醫李思宗治之思宗見理明而操術精診候正而取效速投劑之餘厥疾應手而愈旣而酬之以鏹則辭而弗納去年冬余奉命還朝會家君亦以授封謝恩來京師具以語余余竊笑曰吾所以畱子以待父

母者期于承顏膝下悅其心而慰其念也願乃致疾而貽親之憂于吾心豈能一旦安耶賴思宗治之則吾子之疾旣愈吾親之憂亦釋而於區區之心其庶幾矣且不責其報不受其直其用心何其厚耶與屑屑然較錙銖之利而不以濟人利物爲心者有不可同年而語矣昔人有種杏揮金而不責報者思宗其近之執此以往他日術鳴于時名播于後董奉李杲之儔豈得專美于前耶顧余受思宗之惠而乏報也因書此以致意云

驄馬行春詩序

春爲四時之首而主乎發生物之斂者至是而舒氣之慘者至是而和故爲政者順時布令所貴宣上德而恤民隱此驄馬行春之卷所由作也侍御李君之居職憲奉命出巡滇南冀北兩藩每春晴景明氣舒物暢之時或出近郊或巡遠郡務以採納風謠省視

乾坤正氣集

卷一百一十

三

民俗爲事不以閭閻畝畝爲僻陋不以鞍馬跋涉爲勞憊隨其所至而休焉雖田夫野老亦必諮詢而盡其情所欲與興所惡與除事之抑鬱而曖昧者亦皆與之伸理而昭雪如陰崖沍谷霜雪凝結陽春一照而品物皆忻忻然有生意行春云者春不在造化不在品物而在吾心一轉移運動之間爾抑余聞之是春也在造化爲元在人心爲仁其用則仁民愛物其效則國治而天下平李君能有是心則必能致用而極其效矣余舊居李君之官而尸官任李君之職而曠職嘗出巡江右諸部旣而擢貳夏官奉命巡撫徒效驅馳于兩閩而不能宣布朝廷德澤以及于生民由君驄馬行春而重有慨焉昔人謂宋廣平爲有腳陽春余每愧之敢以是望于李君若夫景物之富與行樂之情則諸縉紳之吟詠盡之矣茲不贅是爲序

開封府重修廟學記

夫子之道天之道也天之道亘萬古而不息夫子之道歷萬世而無弊刪述六經昭揭宇宙日月之照臨也教化之澤洽于人心雨露之霑被也所謂生民以來所未有三代以降君天下者未有不循此而能治者也我朝列聖相承咸用此道內而京畿外而郡邑莫不建立廟學以祀孔子以育才俊所以資化源而崇教本也開封爲中州甲郡故有廟學歲久隳圯儀觀弗稱前郡守黃公瑾有志作新成功僅及一二而以休致去今郡守舒侯下車之初卽以興起斯文爲己任遂極力爲之而方牧諸公咸捐俸資以助經費于是增卑而爲崇闢隘而爲廣飾陋而爲華自禮殿講堂以及諸生肄業會食之所莫不畢備規制宏麗視昔有加郡博士黃琮謂此不可以無記因率諸生來請余言余惟夫子之道如天朝廷作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十

四

人之化亦如天諸士子生際盛時沐浴清化又有賢方牧郡守以作興之廟堂之新文化之新也儀觀之盛士風之盛也關係豈偶然耶爲師弟子者朝于斯夕于斯絃誦于斯其亦知所本乎百世之下苟知所本則涵養本源砥礪素行學必造其根柢而弗專事乎言語文字之末異時出而致用得志則力行其道事與志違則求無媿于名節無媿于天地鬼神而後已若然則無負于聖人在天之靈無負于朝廷作人之化而亦無負于天矣則于郡守作興之意豈不重有光耶侯名曠字仲曦浙東姚江人以名進士起家拜黃門郎被薦出守是邦是舉也足以知其善政云

終慕堂記

慕之爲言思也人有心不能無思志于功名者思進取志于恬靜者思退休嘒違久則思會遇困阨久則思富足此皆常人之思未

得則思得之則弗思矣雖思矣豈能久而不忘乎惟仁人孝子之思一不越乎天理人倫亦無間于久暫始終此監察御史張君終慕堂之所以作也君早失怙恃祿弗逮養因以終慕額其所居之堂以志其所思于無窮縉紳大夫士多爲詩以歌之間嘗屬言以記余惟父母者吾身所自出生育之恩與天地相爲無窮故仁人孝子父母俱存猶一夕不敢忘矧沒而弗存其有弗思者乎嗚呼哀哀吾親九原莫作盈俯仰間凡觸于目而感于心者皆吾親之所存罔極之恩與此身相爲存亡而未嘗頃刻離於懷豈特感風雨霜露之悽愴念琴瑟梧捲之手澤而已耶且吾聞之君親雖異名忠孝無二理古者求忠臣于孝子之門良有以夫今君際明良之盛居可爲之位而忠厚廉潔又有過人者尙當移不忘乎親者施于有政爲上則思爲德無一息忘乎朝廷爲下則思爲民無一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一十

五

息忘乎蒼生以至上而簡在宸衷下而得乎人心者亦不忘乎君俾先人聞之皆忻忭於地下則永慕之推不可勝用仁人孝子之用心于是乎極致矣豈徒爲無益之思而已耶君曰然遂書以爲記

林亭遠眺記

人不能以無思而其思必有所感觸於目而存於心接於外而動乎內于是乎一草一木之微皆有所因寄矣此長史吳君之林亭遠眺所以有感于思親也君以重厚謹恪爲親藩輔佐歷任既久忠慎著聞朝廷贈其父母如已官君恆以祿弗逮養爲痛每翊道之暇登高望遠悽然動風木之悲因爲林亭遠眺詩卷以寓意縉紳大夫士多爲詩以歌之暇口徵余言以記或者曰山川原隰煙雲草木之無情者也古人擇勝登眺不過假之以寄傲睨之情發

吟詠之趣而已今吳君之子林亭遠眺意不越此且君之故鄉去汴幾千里限之以太行阻之以大河極目無際初非有松楸之在望與丘壟之可指也是何與于思親耶余曰不然物固無情而人則有心以有心之人而感于無情之物則物不徒物矣吳君登眺之頃雖目之所接者物而心之所存者親雲物慘舒親容之喜戚也花木榮悴親顏之盛衰也故朝而遠眺也則見夫煙銷日出晨光熹微親存而興之時也今也則亡欲盡晨省之禮可得乎暮而遠眺也則見夫斜陽返山餘靄棲樹親存而息之時也今也則亡欲盡昏定之禮可得乎日斷千里心馳九原又奚以遠近爲計哉若曰假山水以寄傲睨之情對景物以發吟咏之趣此特騷人墨客之所爲而非仁人孝子之用心是豈足尙哉古人謂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吳君其庶幾矣或者曰然因書以爲記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一

六

綠筠書舍記

余按部至鄭州適故人沈平之爲其郡文學平之延余坐泮水東小軒內不施丹雘以爲塗飾外不植花卉以資玩好蕭然一室自圖書之外無長物惟繞檻藝竹數百竿疏密間出生意闐然余顧而樂之因徜徉其間但見綠雲匝地蒼雪飛簷幽禽自鳴晝景岑寂少焉清風徐來天籟振發如聆簫韶琴瑟日光穿雲翠影散亂如覩翔鸞翥鳳一頃刻間而物變之接于目者千態萬狀余與平之相對忘言心境悠然如在淇園湘水而不知其爲中州車塵馬足間也嗟夫心固爲一身之主宰然未嘗不隨物而應余出撫兩鬮者十年所過名山大川不可勝計中間豈無佳處曾不一畱意而斯軒寓目之頃塵慮頓忘如此然則平之朝夕之所得者又當何如耶平之外秀穎而內清介不苟同流俗以側媚於人觀其好

尙可以知其人云

祈雨丹誠文

天以一氣而爲根發育萬物人以五穀而爲命並列三才匪蒙鼓舞之功曷遂生成之妙欽惟玉皇上帝綱維萬類統攝羣生運化機於無聲無臭之間寓大道於不動不言之表端拱紅雲之闕雖眞仙莫覩其容高居白玉之京縱鬼神莫測其妙雖欲稱頌莫能贊揚因性情而言謂之乾剛健不息因主宰而言謂之天崇高無倫凡有氣而有形咸資生而資始春生夏長化權不爽於毫釐日照月臨明德弗遺於微小但河南天氣亢暘夏麥不能全收秋田亦多枯槁因旱氣之鬱蒸遂致蝗蝻之生發雖已祈禱未蒙神庥是臣等菲才薄識竊祿曠官惟巡撫不合於輿情故叩請難回於和氣措躬無地獲罪於天不避干冒之誅庸申懇切之悃伏願俯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一十 七

垂示聽下鑿微忱赦小民累劫之愆宥臣等曠官之罪請頒恩命普救生靈雲垂四野而梵氣法羅雷震八荒而禱風靜默挽回和氣大降甘霖滌蝗蝻以消除潤田苗而遂茂閭閻鼓舞均風調雨順之祥海宇奠安享地久天長之福臣等無任瞻天祈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

告蝦蟆石文

曰汝以頑然之石棄於道旁固無以異於凡物也故老相傳以爲昔人有欲汝以爲用者重不能致遂以爲神且因其形狀之似而命以蝦蟆之名固不雅矣然物不自靈因人而靈自是遂能作雲雨以利一方出影響以受祭祀物有神以憑之能爲禍福理或然也且昇舉必待於婦人感應必俟於血食未免喜好淫褻邀求祭祀神之聰明正直者固如是乎况今天久不雨汝享人血食受人

祈禱或雖近而不及遠或冥然而無所感徒有害於生命漫狎近於婦人是則爲物之妖而非謂神矣今遣本境牧民官再遣汝一祭仍曉以此義享祀以後如甘雨施降遠近沾足則汝得以安居故處永享血食如晝夜不雨將積薪以焚汝使之形滅體碎以絕妖妄吾言不虛汝宜聽受

祭河神文

曩者河水爲患薄近城邑修築堤岍勞費財力建祀妥靈水患乃息大雨時行民事當憂希神默相降祉垂休隄防鞏固河道安流今特遣官祭以牲醴誠意感孚災患消弭戴神之惠曷其有已

又祭河神

惟神毓秀陰陽或流或峙成象在天成形在地相順則爲生成相反則爲尅制惟城惟隍以屏以蔽祀典攸崇生民依庇茲者河水乾坤正氣集卷三十二
爲患民勞財費垂於成功或作乖異水不由北而反南至意者或玩褻於事神或冒犯乎禁忌今特遣官牲醴以祭惟神垂休除害興利北河則順遵乎洪流南岍則增崇乎地勢民無久勞事乃克濟萬古千秋戴神之惠

進龍馬表

奏爲瑞應事宣德七年四月二十七日據太原府忻州申報本州民人武煥家孳生兒馬一匹臣會同巡按山西監察御史徐傑都布按三司都指揮同知等官李漢等看得前馬鹿耳牛尾玉面瓊蹄肉文被體以如鱗項骨隆然而高起頸額露神奇之骨節尾端垂豐潤之茸毛載馴載良不驚不擾實爲龍馬誠曠世之上瑞也臣等伏聞羲皇御極龍馬出圖神禹成功靈龜現沼惟聖世同符於往古致嘉祥復見於今年臣民歡騰宇宙拱仰茲蓋伏遇皇帝

陛下睿智聰明聖神文武一德格天致九圍之寧謐重華協帝開
萬世之文明和氣交孚天心協應茲者欽承皇上特垂寬宥之典
薄慰山西之民綸音煥發於九重瑞物遂生於三晉鷹身牛尾姿
儀實類於麒麟鳳臆龍驤體質夔超於騏驥鍾萃妙關乎氣運騰
驤喜會於風雲此皆皇上至仁盛德感通天地之所致正所以昭
國家萬年太平之盛治也臣等幸際昌期欣逢上瑞心馳遙賀瞻
仰紫宸地久天長祝皇圖之鞏固河清海晏樂治世之雍熙今將
所產龍馬母子同輿具本以聞

鐵犀銘

百練元金鑄爲真液變幻靈犀雄威赫奕鎮厥隄防波濤永息安
若泰山固若磐石水怪潛形馮彝斂跡城府堅完民無墊溺雨順
風調男耕女織四時循序百神效職億萬閭閻措之枕席惟天之
乾坤正氣集卷二百二十
九
休惟地之力亦爾有庸傳之無極

祭土德廟列位神祇文

人神之道表裏陰陽人惟克誠神乃聚降中州甲郡瀕近大河夏
秋霖雨鼓浪騰波捲埽築堤動經歲時騷動兵民勞役公私爰建
靈祠以求神庇神道聰明感應隨至今年夏秋霖雨霽澤賴神默
相波浪弗侵人雖小勞幸免胼胝仰戴神休薦茲牲醴神化流通
萬古無窮永祐茲土物阜民豐

祭趙尙書文

曰卿雲化日照回太空閒氣所鍾篤生我公我公之生質美而豐
克承家學淬礪礪礪動循理節允迪孝恭摛華發藻彪外弼中浩
然其氣廓乎其胸蚤由科目鵷鷺聯蹤荷膺華要廊廟登庸迺司
邦政乃作秩宗乃掌邦教四方攸同靈臺一點上與天通精誠激

烈吐論渾雄孰不在位公其益崇孰不爲仕簡在宸衷惟積之厚
淡於厥躬惟施之溥亮於天工晚承優詔寵錫愈隆始終之眷百
世希逢樂此昌辰受福無窮云胡兩楹夢奠樹稼冰融七十三年
壽考而終達人知命何有憂冲嗚呼丹旄飛舉妻其以風白楊之
原鳥鼠之封曦景西類逝波而東臨觴一奠拜訣遺容

祭亡妻淑人董氏文

時巡無河南山
西淑人歿于京

哀哀吾妻既淑且賢歸於我門二十餘年柔婉貞順委曲周旋上
奉舅姑下睦姻族庭無間言家道雍睦誦讀書詩每有所得輒爲
文辭吾家素貧日用節儉子能安之澹而弗厭吾忝國恩列官朝
行巡撫兩省久閱星霜子居京師子女相隨幽閒之操人所共推
子當盛年忽遘氣疾發作無時動經旬日去歲之秋疾勢頗張以
書告我我以爲常意者天相吉人當不久而康復胡造物者之不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十

十

仁途遽然而風燭嗚呼死生身世之大故夫婦人倫之大綱子之
疾也吾不得爲之眡視子之逝也吾不能與之永訣生死異路各
天一方有男冕而不得見遺弱子兮誰與將翳秋雨兮殘燈掩春
風兮洞房粧臺靜兮月冷縑幃悄兮夜長訃音遠來摧裂衷腸吾
今年瀕五旬鬚髮蒼蒼聰明弗及於前時視聽日就於渺茫既往
之日多方來之日少而罹此不幸愈加痛傷且夕男冕來京當扶
柩以還故鄉庸擇吉地以妥靈光待吾瞑目而後與子同穴而藏
此則吾之本心而亦人道之常子如有靈當於冥冥之中陰隲子
女而盛而昌俾吾老不失所子於春秋祭祀亦有所望吾以使命
未卽還京因遣瓊英奠此一觴言有盡兮哀無窮身雖遠兮情弗
忘淑靈不昧來格來嘗

子之逝也奄經五七我心孔傷夜以繼日病不問醫哭不撫尸我實負子子亦含悲候館蕭條形單影隻音容莫追痛念夙昔痛寫哀辭莫此一卮子於九泉知乎不知

寒食祭文

人生一世如朝及夕俛仰之間遂爲陳迹子雖長往弗昧靈識日月不居奄及寒食言念深情曷其有極旨酒在樽素餼在席幽冥無間庶幾來格嗚呼哀哉有淚沾臆

七夕祭文

七夕良宵天孫佳會昔爲誕辰今爲生忌日月不居如水東逝我淹畏途君歸泉世痛念音容曷其有旣爰酌一觴臨風隕涕冥冥有知尙達愚意

除服祭文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一十

子之逝也倏易星霜幽明異轍彼此茫茫服雖已釋情則難忘臨風三酌涕淚沾裳

文丞相贊

張遂郎中持文山像求題乃贊曰嗚呼文山遭宋之季徇國忘身舍生取義氣吞寰宇誠感天地陵谷變遷世殊事異坐卧小閭困于羈繫正色直辭久而愈厲難欺者心可畏者天章正而斃弗苟而全南向再拜含笑九泉孤忠大節萬古依傳載瞻遺像清風果然

劉侍講畫像贊

鐵石肝腸冰玉精神超然物表不流一塵古之君子今之蓋臣才足以經邦濟世學足以尊主庇民持正論以直言遭奸回而弗伸獲乎天而不獲乎人全其道而不全其身聖明御宇景命維新卹

典有加光生縉紳遺像斯存儼然冠纓望之者如瞰虞廷之鳳仰之者如覩魯郊之麟噫斯人也正孔孟所謂取義成仁者歟

小像自贊

眼雖明不能見機腹雖大不能容人貌不足以出衆德不足以潤身其性雖僻其情則真所竇者名節所重者君親居弗求安逸衣弗擇故新不清不濁無屈無伸遭時明盛濫厠縉紳上無以黼黻皇猷下無以潤澤生民噫若斯人者所謂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又何必假粉墨以寫其神耶

上元觀燈賦

恭遇上元令節勅賜羣臣觀燈宴飲臣幸際昌期欣逢盛事謹拜手稽首而獻賦曰聖皇撫運兮總握乾綱化行九有兮功高百王天心眷顧兮帝道遐昌和氣感通兮民物阜康上元三五兮節屆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二十

五

青陽景象清明兮應乎豐穰天顏有喜兮誕布恩光詔許觀燈兮西掖之南觀夫鰲山峯聳兮凌乎霄漢鳳閣巍峩兮近乎穹蒼火樹生花不假陽和之力金蓮匝地自成雲錦之鄉銀燭散蘭膏之焰寶鼎爇沉檀之香樓臺照影星斗垂芒一焰纔燃萬象咸彰瑞彩照回簷三島神仙之衆卿雲煥爛現九重麟鳳之祥光飛雲海兮狀魚龍之出沒影迴瓊嶼兮類鸞鶴之翱翔瓶湛玻璃兮浸團圓之皓月簾掛水晶兮粲瑩潔之秋霜至若公輪獻巧神機發藏左旋右轉規圓矩方機輪運動兮象乾坤之不息華燈照耀兮映日月之輝煌金碧露山川之遠近錦繡攢花柳之芬芳紫閣丹樓瞻雲霞之舒卷玉欄翠檻覩人物之徜徉制作之妙異乎尋常千態萬狀莫能備詳斯時也欣騰宇宙樂奏宮商清而越者若神龍之吟於碧海和而暢者猶鳴鳳之在於高岡衣冠駢集環珮鏗鏘

森嚴虎衛整肅鴻行梯山航海推髻弁裳莫不歡忭而鼓舞踴躍
而趨踰於是羅綺席傾瑤漿衆美俱備肆筵畢張列千官而拜舞
呼萬歲以稱觴念愚臣之何幸乃遭際乎明良承恩醉飽其喜洋
洋爰拜手而稽首謹獻賦以揄揚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一十

三

張文僖集卷一

明張 益著

涇縣潘錫恩校

送盛汝政還蘇序

姑蘇盛君汝政爲今太醫院御醫起東之子蘇州府醫學正科文剛之弟其醫凡幾世矣而御醫公與正科尤特著名于時汝政自鄉來省于京旣得以致其溫清之誠復得以習其診視之法于茲再閱寒暑而御醫公有父號居密先生年餘九旬卽康寔在堂御醫公因謂汝政曰惟汝之欲恒在吾側卽吾之欲恒在吾父之左右也吾今有官在朝弗克歸侍其情可知汝兄雖在鄉里然而亦有官守恐其或未得以致朝夕養汝其亟歸以承吾事以盡汝之所以恪恭匪懈者以紓我之所以爲早暮念憶者又以爲汝兄若我之在父側者則汝爲能子爲難弟爲令孫噫一身而三責脩汝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一十一

一

送盛汝謙還蘇州序

君子之澤其流愈遠而愈大者由其所積之深厚也觀之盛氏豈不爲可見哉盛氏之在姑蘇始于宋參政文肅公五世孫曰岫者從高宗南渡而來居也曰宗仁曰寓翁曰居密處士皆爲盛氏之間人而居密之孝友文學尤爲鄉里所推重居密生御醫公起東御醫子十有一人而第二今爲蘇州府儒學正科其所以孝父母友兄弟勤學業而敦行誼者綽有乃祖乃父之風茲以正科秩滿

來京師子獲與會契濶方伸而復任之命已下汝謙朝拜夕行子
曰子何見之爲亟耶汝謙曰念吾父以高年居倚廬正當朝夕左
右承顏色以慰其哀戚之情豈可使之重加離憂于吾也耶予聞
而嘆美之曰懿哉汝謙知之孝于其父乎孝爲百行之本宜其克
有乃祖乃父之風先世所積之澤得不愈遠而愈大乎交遊及同
鄉者因其還而求予言以贈之子喜鄉之有盛氏也猶谿谷之有
芝蘭林藪之有麟鳳而父子自足以揚芬芳表異奇于斯世故不
辭而爲之書云正統三年龍集戊午秋九月初吉

送醫學正科盛文剛還蘇序

今年春宣宗皇帝賓天萬國興哀而諸司百職各以香進夏之四
月蘇州府醫學正科盛君文剛由是來京瞻拜几筵禮成而出則
省其父太醫院御醫起東先生于官舍公義旣申私恩亦遂文剛

乾坤正氣集

卷二十一

二

此行豈徒勞哉其歸有日鄉人相率爲餞徵子文以贈之子觀古
之能以醫而著稱者若盧扁張仲景劉守真李東垣輩一代不三
四人夫醫所以濟人之疾病天札者也其人宜多而反不多豈非
軒岐之書其言不易曉其理爲難窮歟言不易曉而理爲難窮則
其人之不可以多得也固宜吾今得二人焉不惟同出于一鄉而
且同出于一門不惟同出于一門而且由父子之親先生與文剛
是已得不爲可樂而慶乎蓋先生之醫內有承受于居密翁外得
所傳于仲先生王公公傳于丹溪朱公公本之東源流若此故子
不易曉者洞然有以明之爲難窮者灼然有以見之療人之疾無
不愈者籍然名克著當世也文剛質過人而功不怠故得家傳者
獨深爲正科于郡中官舉而名亦著昔司馬光世掌天官光輝史
冊今盛氏亦世典醫職得不與之同休而並美哉子特書以贈之

宣德十年龍集乙卯夏五月望

新建太倉鎮海衛學記

正統改元之初朝廷用兵部侍郎毘陵徐公晞言凡天下衛所之附于郡縣者其武弁子弟皆令就教于郡縣之學若其地居邊裔與郡縣相遠者俾得建學如郡縣之制命旣下四方才武之士莫不權悅鼓舞遣子入學維時鎮海太倉二衛同蒞一城在姑蘇之境去郡百餘里東西去嘉定崑山二邑又各一舍許乃上禮部贖以二衛併建一學禮部以聞蒙卽下詔許之二衛官僚議欲建創會其費億萬計而莫知其所措者乃合辭白其事于巡撫侍郎廬陵周公忱公曰建學教人是吾職也然必使其費不糜于官不厲于民然後爲美先是二衛兵士有僦民田以耕者其常稅之租當輸遠倉而道里舟車之費率與租額相等公乃集衆而諭之曰吾乾坤正氣集

卷一百二十一

三

將易而遠輸近倉使各省其舟車之費以爲是學之資可乎衆咸曰善於是命所司收其所費得米以石計凡三千有奇公喜曰是足以有爲矣乃度城之東南隅得舊官第爲地若干畝用加構築命太倉衛鎮撫張贊鎮海衛百戶王端崑山縣士民姜墳董其事復命主簿何寅總督之工出僱募力各自効材以估易所致皆良經始于正統戊午之秋落成于己未春正月其明倫堂則因官第之舊而加葺之乃若大成殿戟門兩廡孝敬忠義兩齋肖像之屬庫庖庖漏之所皆從創製及其成也二衛子弟俊秀之來遊者恒百餘人師有教授訓導而訓導羅英祖實首至焉贊等以爲茲學之創建皆周公主張以成之恐歲月寢久後之人或莫知之相與謀而徵予之記於乎學校之設肇自古昔文武一道豈異習乎洪惟聖明在上廣開庠序務欲四海九州無一人不遊於詩書禮樂

之場以敦篤孝弟忠信之行而致夫雍熙泰和之治也二衛俊秀雖出于操戈環鎧之族今也得依夫子之門墻挾冊以遊接席相講皆得以明夫脩己治人之方而不昧乎尊君親上之義他日舉而用之文事武備無不得其宜矣是蓋聖天子教養之盛心不可不知所自哉雖然斯學之建朝廷之恩厚矣向非周公能欽承而致所區畫之良其學之成有若是之易乎周公之區畫固良矣苟非贊等能盡其力於下則學雖建其於殿堂齋舍百物所需有若是之壯美而畢備乎突其所存皆在于深體朝廷建學育才之盛意而克盡其心也予故特爲之書使後之來者有所考焉

范文正公祠堂重修記

肆惟我國家敦崇教化尊尚儒賢其於前代良臣誼弼功能及人而廟祀于郡邑者必命守臣嚴禮事葺祠宇示勸之意不旣深乎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二十一

四

顧在守臣之賢乃克視此爲重而盡心焉蘇郡實宋太師魏國文正公范公桑梓之里而其先壟義莊義宅義田義學咸在故公之祠堂久建於此事詳舊制西江况侯伯律以奉秩大夫禮部郎中奉勅來守茲郡政敷民安百廢具舉嘗有事于祠下顧瞻棟宇有圯撓者因喟然曰茲責在我勿急所圖曷稱上意卽請于朝用加修治於是卜日鳩工度材築基撤舊易新拓小以大爲祠堂前後各五楹後以奉公神像前置累朝碑刻東西有廊廡東祀宋郡守潛公咸淳中始建是祠者也堂偏爲書院構用舊材以其尙堅好也院亦有堂前後各三楹揭以忠孝舊扁東西有廡齋宿閔牲以及庖湍莫不有所西偏則范氏家廟歲寒堂在焉子孫歲祀公於其中外爲門屋三間亦仍以文正書院舊額揭之垣墉周繚規制宏壯視昔有加凡所用度一皆出粟之羨貯于官者經始于宣德

甲寅六月三日畢工於九月十日况侯謹率僚屬暨學官諸生合范氏子孫以落其成主奉元理及提管希賓爰與族人謀曰祠宇再新既賴郡守盍躉鑄辭用著不忘遂以屬子子忝爲公郡人于斯盛事在所當述故不敢辭以蕪陋惟公間氣所生心與學術俱正毅然有爲于世奈何周旋中外政府方登讒慝已構雖其才不盡展乃若功德之及人者尙多節義足以勵俗進退綽綽非古之所謂大臣者何能與於此乎當時使能盡用必將成就大業以濟天下此蓋君子所深惜也然而公之自立于天地間者百世不泯祠當百世愈新况侯爲賢郡守克承上意亟致修治宜乎在郡多善政也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斯之謂與故余特爲之書

蘇郡虎邱修塔記

虎邱寺有塔凡七級在絕頂故視他塔特高始建於隋仁壽九年乾坤正氣集

卷二巨下

五

當其拙地築基得舍利一人間空中奏樂井之吼者三日虎邱旣爲蘇之勝地而塔之靈異又若此其來遊者不但欲遂登覽之樂且以致崇信之心焉寺凡屢燬而塔固無恙洪武乙亥僧舍不戒於火寺焚延及浮圖永樂初住持法寶重構殿宇而塔則專托寺僧寶林加葺之宣德癸丑火復作于僧舍浮圖又及於災而加甚于昔焉住山定公南印慨然嘆曰是魔耶數乎不有廢也則何以與人能興其所廢無他在其志之所立何如耳乃罄衣資所有粗具材石旣而巡撫侍郎周公郡守况公間南印之有爲也卽捐已俸首助之郡人爭以財物來施由是材非美者繩墨不加石非堅者礪琢不及經始于正統丁巳之春落成于戊午八月三日露盤初上白鶴數十迴旋塔頂久之乃去舍利之光連夕燭天旣閱月復有紅白之光自塔頂出橫亘北斗之下靈異薦彰衆目所覩謂

尤甚於塔之初建時也南印又因餘材創構大雄殿丹碧交輝實與塔稱惟前塔之重建也始發心于南印而力之成就者多出于周况二公之樂施力于此者又因南印梵行內學高而且深有以動之也南印字味蘖南印號也蓋爲天界住持蒲室之孫樸庵之子禪派傳自臨濟歷吳江之普濟湖之天聖蘇之承天住持今爲郡僧綱司都綱僧臘踰七袞矣嘗承召命較藏典于北京海印賜賚便蕃縑素致榮艷焉其徒永瑞斲石於寺求文以識其師重建是塔之由用以昭示久遠予喜南印有志於事而竟成也乃爲書之石云

居密壽藏記

正統元年春正月太醫院御醫盛公起東以其父居密先生之年高甚亟置壽藏請予狀先生行實遂得記銘于禮部尙書兼翰林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一

六

學士南郡楊公是歲冬十有二月十八日先生卒御醫卜以明年九月十九日與妣合葬復求續銘于子且填諱焉諠有不得辭者乃爲銘曰今之壽夭所賜何能斯由善積曷可徵眎居密配之良孝姑嫜遭家難歷冰霜子有成業弗荒歿後先同厥藏銘之以賈今百世其永光同郡張益撰

祭怡庵陳先生文

維宣德九年歲在甲寅十月甲辰朔越十日癸丑門生文林郎行在大理寺左評事張益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翰林檢討致仕怡庵陳先生之靈曰嗚呼古之學者不獨自擇其師師亦恒擇其人而教之焉益自登進士卽有志於學古文詞聞先生在吳欲往執業而不可得竊見文章於簡冊者讀之愈欲往從先生亦嘗見益文於鄉人所尤願教焉因緣幸會遂得其事而益入接几席

出陪杖履歲月既久蒙教實多先生務欲使益於扶腐鈞元創新從古發闡奧於經籍之中追淳龐於秦漢之上而益每以質下力綿不克少進爲自憾也先生南歸益之情固已有弗堪者今乃與之死生契濶其悲曷勝先生之子完來乞碑銘於少傅兩楊公且以治命俾益述狀益不可謂之不知先生者也而於先生道德之崇文學之懿則豈區區生所能盡發其底蘊乎然而兩少傳之文自足昭先生於永世矣完還謹附祭儀用奠靈几嗚呼光風霽月長違函丈之容北斗泰山永切斯文之仰九原不昧庶鑒微衷嗚呼哀哉伏惟尙享

居密先生行實

先生姓盛名逮字景華號默庵今號居密宋叅知政事文肅公度之後也金人之亂中原仕族皆南從盛氏因家於蘇會大父益大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一十

七

父宗仁皆業儒授徒以自養父似祖號寓翁讀書明理性學冠婚喪祭行遵文公家禮爲吳縉紳家楷範先生寓翁仲子母鄧氏自幼穎悟雅志典冊旣長識量宏遠而質直好義元季張士誠據蘇先生所善有唐自牧者負官糲二百餘石自度不能償恐困苦辱來與先生訣先生驚謂曰用幾何可了曰須銀百兩卽與之如數自牧得不死洪武初有以先生薦者太祖皇帝召見之賜冠帶襲衣命議事於兵部視能授官先生處斷剛正尙書陳益忌之欲中以危法人爲先生懼且勸其少降意先生處之自若曰死生命也旣而嘆曰仕欲行志志不能行烏用仕爲卽日稱疾歸初國兵下姑蘇寓翁出先圍城扁舍中圖書器玩託鄰家守視而隣之挈竊售之及是咸欲聞官突治適先生婦獨曰今日父子獲全幸矣奈何以物而致人罪乎寓翁喜釋之實洪武己酉也後二年陳益爲

蘇州知府徵丙午所負糧熟鐵烙征人刑甚慘酷人稱其爲陳烙鐵亟詢先生衆亦勸之往見先生曰是人欲破吾家因遁去宐怒是時民經兵燹食且不給宿負何能償先生傾貲代償至千餘石里人咸曰我輩豈可重累長者轉相稱貸不月告足先生終不一見未幾宐果敗人皆服其先見歲甲寅先生弟章爲商濟南轉買大同塩引事覺追捕甚急事且叵測寓翁憐章幼子欲代之先生告曰世有是理耶弟幼且未有子某幸有子事當任之卽趨出就繫至京得從輕論發戍宐夏時其地新定荆榛骷髏蔽野斗米千錢人飢困多疾疫先生以醫藥濟之全活者衆故舊同在戍所而貧窶者多來相依先生與同飲食曾無倦意嘗道經西宐山中宿逆旅聞主人哭甚旦詢之以父母同時死貧無以具棺斂先生惻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一

八

然探囊中得白金五兩盡與之主人拜泣問姓名不告而去戊久念二親衰老終日南望涕泣歲壬申始獲歸省淡旬母歿又五年復歸省而寓翁卒皆得臨窆鄉人稱爲孝義所致李幹貞臣前元戶部侍郎洪武初爲陝西省郎中兼秦府參軍以事戍宐夏與先生友後受慶府薦爲翰林待詔年八十餘歲壬午請老無家歸知先生亦以老而還蘇來依之先生延教諸孫逾數月疾卒具棺衾以葬而俾孫雲受業者持其喪鄉人周伯恭久客淮疾羸而貧徑還蘇告公曰夙聞高誼故婦託死先生欣諾而館之藥食扶持延歲餘乃歿亦具棺衾葬焉凡鄉黨有貧窮患難及婚喪不能舉者其賑給皆類此先生瞻才思而好吟詠有原道諸詩陶鎔理趣一時人重之刻石於郡庠先遊關中遇異人授吐納導引法今年九十有二而齒髮堅黑顏童步健足見所自養矣娶朱氏先卒同郡

叔正之女元天歷庚午吳中大飢疫叔正出米分給鄉人日千餘家病給藥死給棺凡三闕禾登乃已遂以義士旌門先生子宜寅實宜寅大醫院御醫餘卒女端適刑部主事顧信亦卒孫男十一人儼倫侃伏必偉俱倭倍佻傅侃蘇州府醫學正科孫女六嫂如慶如娛如素如吉如安如曾孫男十曾孫女六至是預爲壽藏於縣之胥臺鄉黃山之陽先兆之側後將與朱孺人同處其中御醫乃欲拜求銘詞於當代大人先生以益與之同鄉俾述行實之槩益不獲辭謹錄以備采擇宣德十年冬十有一月初吉姑蘇張益謹述

明故翰林院檢討從仕郎致仕怡庵陳先生行狀

先生諱繼字嗣初號怡庵姓陳氏出自陳武帝後有諱業者爲朱文忠公堯叟從父自蜀徙居南康之都昌又七世五十府君諱篆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一

九

登宣和六年進士乙科歷官至左朝散大夫明州通判再徙家於星子五世而至二世府君洽爲咸淳鄉貢進士實先生之高祖考也曾大父全元翰林待制妣安人黃氏松瀑先生之女大父澂號天倪受學於臨川吳文正公研精經史考覈百氏有會斯道人稱爲天兒先生至正間廷臣交薦起之將授以官然負其介特與時輩不合卽飄然南歸肆情湖海後遂家於吳城妣碩人江氏宋相文忠公古心之孫父汝言個儻有大志博綜經史文章翰墨甚推重於時國初官濟南府經歷時法令方新民尙凋弊大將嘗從其境出師郡守迂懦莫知所措需用百出經歷公獨能辦之大將亟稱其才母孺人吳氏生三女經歷公憂未得嗣孺人忽一夕夢有若世所畫白衣大士者擘腹露小兒面曰吾與若種已而生先生於濟南官舍洪武三年庚戌十一月一日也遂以釋童爲小字甫

而經歷公卒母抱先生還吳城家四壁立惟有地數百弓遺書一萬餘卷母力清節勤紡績劬勞鞠育而先生年日加長神氣清爽聰明異常見母授以孝經小學論孟不數過卽能成誦年十二遣就外傳去所居稍遠母每且粉麥作餅俾先生自將以充午餉先生痛父早歿念母教育之勤卽能於學知奮曰不可無所成就以負吾親先生讀書日記數百萬言又畧通其大義心愈知好於是往受詩於長洲邑庠訓導鄭尙德介軒秦師尹受易於立庵俞貞木三先生皆吳中碩儒而善爲教見先生力勇志篤莫不嘆曰惟允有子矣惟允經歷公字也先生於三先生學各有所得猶不自足時三吳學問文章其最著稱者曰半軒王先生止仲學者爭欲出其門然而半軒清介嚴毅人不易近先生獨往奉贄半軒見其禮意勤厚欣然俾就弟子之列他日半軒曰子嘗知爲學之方乎

乾坤正氣集

卷二 十一

十

先生對曰某間先儒有云居敬以持其志立志以固其本志行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而某於此不敢自怠半軒曰是卽所謂學也因盡以所得授之相從三載而凡義理所在皆能致體察焉故先生於處已行事綽綽有裕作爲詩文和平雅淡動有矩則蘇郡故守金綱季女有容德吳中富家交致行媒請爲婚金夫人皆不許最後而得先生許之親迎有期而金之長壻浦德廣坐法家沒官有司以金氏猶在籍中併沒之先生曰先王之法父子不相連坐况女已受聘乎趨白於朝夫婦遂得借還而先生用是家益貧矣人多爲之不堪先生毅然曰古人立名節未嘗不在艱險家雖貧尙有遺書古琴可以絃誦庫屋可蔽風雨荒田廢圃可爲墾治乃與金氏躬操農器力耕其間未幾而桑麻春陰菽麥時獲牲蓄蕃息果木生成而家產粗植矣金氏尤勤蠶泉極致甘軟以

祠孝養而母之心曰懼先生雖躬耕作而於所業不廢荷鋤而讀
摻銘以思恒白若也每當困倦則高誦先秦古文及司馬氏史記
聲音越亮而神思爲之一清故先生之文多得於此先生旣有所
植其產復得以養其母中心甚適時援琴而歌之曰勤於耕兮足
衣食勤於學兮終成德理於家兮婦有職孝于親兮禮不忒處私
室兮當自默因以耕樂爲自號云開門授徒來遊者甚衆先生施
教有法解疑辨惑必使詳盡乃已永樂改元郡以其母貞節聞詔
旌之先生至是德益尊名益著而其教道益廣知者交薦之符牒
累下而先生皆以目背母老辭不起及母卒喪葬盡禮先生時年
五十餘矣雖在林下而四方求文者殆無虛日今少傅廬陵楊公
一見其文大加稱賞仁宗昭皇帝緝熙聖學萬機之暇思與名儒
講論堯舜之道以致堯舜之治乃命廷臣訪求之少傅公首以先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一

十一

生應詔使者在門先生有不可辭卽隨以來授國子監博士尋改
翰林院五經博士命與太常卿兼翰林學士南郡楊公侍講王公
汝嘉編修楊公敬給事中何公澄同直宏文閣閣在思善門右最
爲嚴密之所仁宗聽朝罷卽從容顧問而學士楊公自春坊授經
多所啟沃茲與先生共事道同氣合自以深得資助而謂少傅公
所舉得人至於遠近賢士大夫聞先生見用言亦莫不然也今上
嗣位命修皇祖考兩朝實錄先生所紀述者一皆詳實而監修以
及同纂修者俱稱先生有良史才書成有白金文綺襲衣之賜進
官檢討逾年老疾交作上疏乞歸皇上俯從其請三吳學者聞先
生得歸皆延頌以望其至曰先生來吾屬有所依矣其歸之又明
年而先生疾病將革命季完誦西銘數過先生接誦存吾順事歿
吾寔也二句不輟蓋先生平日深取所致力者至此果無憾焉門

人劉溥問先生心內何如直答曰心內無事悠然而逝實宣德九年夏五月六日也享年六十有五郡守况公率僚屬咸往弔哭而其宗族姻黨門生故友爲弔哭者百里畢至中朝縉紳以及三吳士大夫聞先生卒舉惜之曰陳先生亡矣天何獨不憇遺俾爲後學之所宗哉配孺人金氏先十二年而卒子男五人宗娶陸氏寬娶施氏施卒宏娶王氏繼蔣氏宣娶郭氏宣亦卒完娶王氏諸子承訓於家克修文行女二人長適謝璜次幼孫男七人傳儀仁偉佃估備女四人卜以是年十月十三日葬於吳縣太平鄉五都薦福山之先塋所著有怡庵集四十卷藏於家先生早歲爲詩文多不留稿今所集者四旬以後及在官時所作也先生孝友天性事母奉祭禮敬交至母老先生情依依不忍去左右先生肄業長洲邑庠時母日與錢數文以充雜費先生蓄之不自用見時物甘美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二十一

十一

者卽市之婦以奉母長姊適范文正公宗孫昭其家坐事謫戍於三千里外昭没先生迎姊歸養訓撫其子元理至於成人復爲娶室少姊適貢元劉政早寡先生周卹其家尤盡恩意友人馬致安儒家子也子然一身歿無以爲葬先生買棺葬之復銘其墓他若親友婚喪之不克舉患難求拯遠行無資營獨無依者先生皆有所濟急而安全之積歲不知其幾也先生居北京數年淡然世故榮利一不動心而公卿大夫多禮下之天下之士至京師有聞先生之名者必往贊見及聆其論議以退皆充然有得先生與人交際不事容悅善者譽之不置有不善輒面斥之人亦不以爲忤已也先生前後講授殆數百人而致通顯者衆先生嘗與益論文而曰文以氣爲主古人之文所以雄深而雅健者以其於氣能有所養也子欲知養之方但當熟讀孟子因俾益朗誦公孫丑問不動

章舉則節解而目詳之既而曰養氣不專在文聖賢事業可致然不知所養則餒氣餒則文辭終至萎爾文辭且然况其大者乎此又不可不知益再拜受教嗚呼先生不可不作矣誨言在耳曷敢忘哉重惟先生學業行履之高宜有美諡以昭永世爲其徒者既不得公請於朝而未及私議於家先生將不日就泯沒矣乎然而銘曠表墓之文尙賴當代大人君子爲之執筆而先生所謂高者果終不暴白於天下後世也耶稽歲月纂言行得以備采摭者門弟子之所責也益終不揆蕪陋用述其槩以獻謹狀宣德九年秋七月十日門生文林郎大理寺左評事同郡張益謹狀

刑部主事盧君墓志銘

士勤一世方向用而遽沒茲豈獨斯人不幸歟吾於刑部主事盧君之卒深有所慨者焉君諱瑛字克修蘇之崑山故儒家也君以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二十一

三

早孤自奮勤學好問志紹先業補邑庠生治易經登宣德庚戌進士第擢主事三載最績得受勅命褒嘉君性至孝奉其母雖在窮約甘旨必具其讀書能攻苦澁淡精思力求故於六經羣籍之志日有得於心者工詩文篆隸眞行書清雅俊逸而善寫竹石皆爲士林所重當其鞫獄務存平恕而又明於刑律凡所斷決皆自爲不宄有驛丞因撻子誤傷死其驛夫法司論以故殺君爲辨之得就輕律君之先後所辯類此者衆尙書魏公侍郎何公咸加獎譽而公卿大臣知君者爭相推轂未及顯用而君竟卒矣正統四年三月廿五日也君之卒年僅三十有八母年已踰六十子始生彌月女四人皆幼高祖號夷孝先生曾祖熊戶部照磨歷中書舍人交州知州修吳郡志有文集行於世祖彭祖以文學起家武康縣丞卒官禮部主事事父孝有德而弗耀今贈承德郎刑部主事母

衛氏禮部主事以喜娣寡君教子有古節婦風封安人妻夏氏
吏部主事仲昭女奉姑相夫內道之謹雖本家法君復有所刑焉
封安人嗚呼謂君無所積而止是耶則其自勤於一世者又如此
也非此之謂而竟止是得不由夫命歟使君不止於是必膺顯用
推其所有而人之蒙其濟者必多矣今其沒也夫豈獨斯人之不
幸哉予故不能無慨於是乃按進士張節之狀而爲銘曰
長洲之邑白蓮之鄉先兆在茲用安厥藏尙俾所圖其後永昌

張文僖集卷終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一

涇縣潘錫恩校

古

09972

